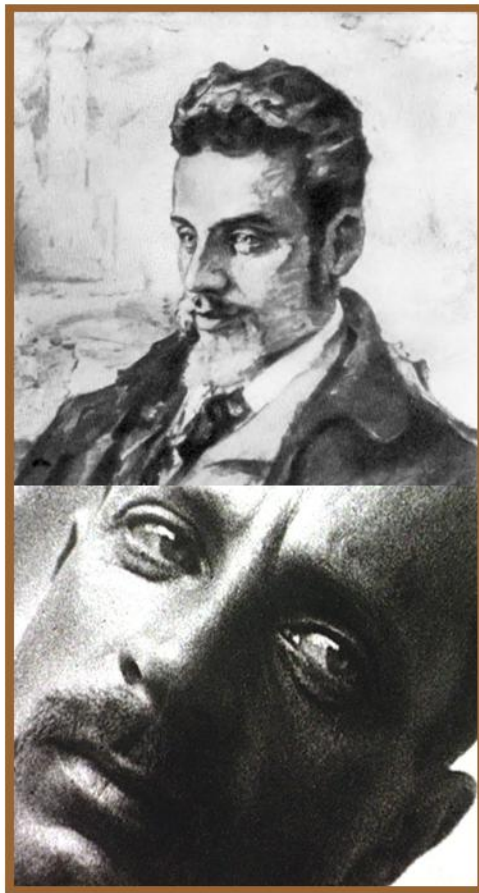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五年八月第一百四十九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ust 2015*



149

- 遼寧綏中詩群詩稿
- 最好的里爾克
- “詩歌”係個嘛夠嘢



# 目錄

## No.149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b>詩創作</b>	
桑克	照鏡、雨後 3
謝勳	時空交錯在貝加蒙 3
老井	時空隧道 4
世賓	在清晨、自然 4
李雲楓	窗、失眠 5
回慧	沉醉的恥辱 三首 5
關淑媚	夜雨 5
楊于軍	守護、夢見 6
陳葆珍	談魚色變 6
君兒	壓錢狗 6
張耳	玫瑰遊戲 三首 7
夏子	島岸的對峙 7
秀陶	小黑蟲 8
李國七	64 8
向明	小三、這是一定的 9
李曉波	故鄉的河 9
李斐	春雨 9
遠方	繼續、下雨了、仲夏星空 10
余問耕	詩寫端午節 10
馬晨洋	他害怕那些幽靈 10
嚴力	蠟燭復活不了電器 四首 11
彭國全	長虹 11
蔡可風	龍捲風 11
杜風人	嗆 五首 12
鄧泰和	喉管 12
冬夢	躲貓貓、初吻、四季頌 13
逸韻	無限風光在自然、眼屎症 13
冰花	紅與黑 13
楊玲	武夷山天遊峰 四首 13
方壯霆	披星戴月、失眠之奔 15
銀髮	父親節 16
吳雨倫	如何寫一首關於感謝的詩 16
周道模	在夏威夷海灘讀落日 二首 16
秋原	昆蟲政治學之一：蟑螂 17
于中	夜景 17

那狼容若	茶道 二首 17
王貽高	哭聲落在揚起的沙塵裏 二首 18
古松	廿年風物想依稀 18
魏鵬展	田 18
潮聲	悠然於自在的樂趣 18
達文	在一首詩裡 四首 19
李立柏	輝煌 19
朱落心	走失的夜 19
伊沙	美國行 20
唐宇佳	天黑黑 20
北塔	馬丘比丘之外 21
依雯	想妳了 21
王壘	國家公祭日 21
雷默	老之歌 五首 22
章治萍	黑白之哀：緬一閑 22
林啟	字詩 22
邢昊	餃子、偷襲 22
陳銘華	遊行之外、乾旱之外 23

### 遼寧網絡詩群詩稿 14

### 譯詩

秀陶	最好的里爾克 24
楊于軍	法蒂哈詩選譯 27
非馬	愛恩斯坦警告過我們 27
張子清	美國禪詩選④ 28
岩子	德詩中譯：保羅·策蘭 28

### 評介

余問耕	〈文壇逸事〉讀後 23
向明	向明讀詩 29
秀陶	馬虎的翻譯 29
非馬	汪國真：中國的麥克溫 30
佑子	“詩歌”係個嘛夠嘢 31
陳殿興	普希金與沙皇 32
劉耀中	菲立普·萊文 34

### 詩訊

封面	里爾克肖像（選自網絡）
----	-------------

### 顧問：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夢（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李賢成（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余問耕（越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 ■桑克

### 照 鏡

早起照鏡。  
臉還是  
娃娃臉。  
但心絕對是  
老年人的節奏。  
中年？  
一夜睡沒了。

先白水，  
後咖啡。  
沒滋味有滋味。  
紅與黑。  
解放猴解放錢。  
稅後睡前？

機場之  
核心價值觀  
就是出發出發  
向前向前——  
亂天氣戲弄  
亂人。

蒼蠅在看  
《民主的奇跡》。  
剛買的新書，  
不是退休幹部的日記。  
他艱難地描繪  
當地的風雲。

一群照相機  
嘩地讓位於  
一條鮮紅欲滴的標語。  
金屬探測器  
沒你媽  
傲慢。

紅腸辯論  
血統究竟

是揉臉還是秋林。  
審慎的小資產階級家庭  
審慎地接納  
接骨木花粉。

2014.5.27.

### 雨 後

剛才雨滔滔不絕，  
轉眼就裝聾作啞。  
散落各處的辭句，  
濕漉漉的，  
低窪處甚至保留  
部份殘篇。

你能看出剛才的演講，  
有多激烈，  
但若憑借殘篇和碎句  
恢復演講就有些為難  
那些通宵不睡的修復師，  
那些罕見的輔料。

如何偽造與雨相似的液體？  
研碎鯽魚鱗片，然後命它  
與自來水締結神聖的婚姻？  
站在高處，然後通過鐵律的篩子，  
通過更粗更大的蓮蓬頭，  
向塵世撒播？

甚至直接翻越  
想像力的圍牆，  
進入幽邃的黑。  
然後寫什麼怎麼寫就都不重要了。  
比魚湯更腥的雨，  
比草葉更鮮的炸彈從天而落。

血肉橫飛，  
人間地獄，  
真實的戰爭鄙視模擬的交談，  
但是我更明白，  
不管多麼悲慘，  
還是對雨說：再見！

2012.6.10.

## ■謝勳

### 時空交錯在貝加蒙

搭上纜車  
從時空的高處  
點數歲月的足跡  
再穿過歷史  
曲折的羊腸小徑  
來到貝加蒙

從時間岩層的  
細縫中  
小草探出頭來  
宙斯神壇  
前面的紅花  
不再集體燦爛

試著探測  
希臘羅馬的溫差  
聞到石柱的  
希臘風韻  
又彷彿聽見羅馬人  
宏亮的回音

驀然間  
遠方傳來  
指向來世的  
宣禮塔  
送往天堂  
一陣陣的禮誦悠揚

旅人的心情  
沿著劇場  
和緩的音階  
逐步淨空  
輕快走回  
時光纜車的驛站

註：土耳其貝加蒙（Pergamon）為公元二三世紀間一個古王國的遺址。

4/27/14 初稿、  
8/25/14 初改、6/27/15 二改

## ■老井

### 時空隧道

#### 在大罐內

在四周鐵的圍困中  
我下沉，那一聲明亮的尖叫剛產生  
就被黑暗澆滅

快速陷落  
我體驗出時光的空曠與虛無  
而腳下的鋼鐵卻是最真實的  
它使我在下墜的同時  
感受到了一種上行的力量

我聽到受擠壓的黑暗，像焰火的快樂整片炸響  
我看見受擠壓的黑暗  
如溪水的戀情層層蕩開

在時空隧道裡  
短暫而眩目的停留過程，才知道  
自己的軀體原本就是暗淡的

是下沉也是上升，待到罐緩緩靜止  
敞開它鋼鐵的大門  
我們便習以為常地進入煤炭工業的最底層  
到一個久遠的地質年代裡淘金  
突圍的黑潮

是大樹的呻吟，是恐龍的吶喊  
是突圍者被湮沒的不屈形象  
——一首綿恆的史詩噴灑在時空中  
流逝的黑血  
從地心向地表狂奔

一億年太短了吧，當黑潮溢出地表之時  
空中已熄滅了八個太陽

#### 地心的祖父

一輛載滿煤炭的礦車  
緩緩地在軌道上往地心黑暗的  
最深谷底之處滑，前面沒有電車頭牽引  
後面沒有礦工推搡  
它怎麼就自己踱開了方步，巷燈睜大了驚異的眼  
鋼樑鐵柱們捂住砰砰亂跳的心臟  
盯得目不轉睛

如頂盔甲的戍卒駕馭戰車  
轟隆隆地碾向歲月的深處  
像穿黑襖的老漢騎著鐵騾子  
一唱三嘆地摸索前行

應該是有人在前方  
用黑暗的纖繩拽著它，它滑向的地方  
就是一座死過人的  
被封閉幾十年的老舊工作面

“祖父大人……”。猶如猝醒的炸藥  
我的口中突然蹦出這麼一句

#### 惆悵

又到檢修時間了，井架停止運轉  
天輪放開白雲的尖叫  
鋼絲繩不再永恆拔河

“下面人上不來，上面的人下不去”。  
高空中飛過的鳥，反覆念叨著一句  
百里平原復歸沉寂，只剩下深深的井筒  
一個烏黑的時空隧洞  
在無聊地用回憶耗費著夕陽  
井口閑下來的礦工們  
笑著、談著、追打著，我獨自一人倚  
在牆角  
用目光中淡淡的惆悵，罩住井架湖藍色的憂傷

## ■世賓

### 在清晨

有些時辰不太牢靠，譬如夜晚  
在漆黑的牢籠中  
四處都是高高壘起的牆壁  
嚴密，不留下一絲縫隙  
稠得化不開的壓抑，無法自由的呼吸  
在窒息的瘋狂裡，掙扎、突圍  
腦子像炙熱的發動機  
製造著各種奇異的念想

而在不遠的清晨  
一切遠比夜裡清晰、單純  
夢魔不再糾纏，一切回歸本位  
萬物都互相得到解脫  
都各自安好地伸展  
再細小的事物也不需要依附  
各自在時空中明明白白

2015.3.4

### 自然

大地豐饒，自有它的律法  
大海掀起波浪而後平息  
無論參天大樹，還是小草  
鯨魚、大象、獵豹、螞蟻  
一波又一波，生命的河流不息  
在它們上方的星空  
更是浩瀚、沉默  
從不在紙頁上描述那即逝的心情

自我的石塊多麼尖銳、堅硬  
時時逼近，時時要在狹小的心靈  
築一座易朽的廢墟  
萬物的合唱，低沉有序  
萬物的合唱中，自我如此執著  
卻是一個走調的音符  
像風捲起了塵埃  
多少內心的喧囂都歸於平靜

2015.3.12 廣州

## ■李雲楓

### 窗

那個房間有九個窗戶  
有五個死在星期三，玻璃碎裂  
有一個在昨天逃離  
石頭封滿窗臺  
還有三個窗戶留在這裡  
它們沉默寡言  
它們等著對方首先死去  
我熟悉那個房間  
我整個夏天都被囚禁在那裡  
我知道那些窗戶在做什麼  
我知道誰會最後生存下來  
我知道最後哪個窗戶會一直注視我  
直到生命結束  
我知道那個房間有九個窗戶  
卻只有一個與我生死相關

### 失眠

1.  
那些蟲子總是叫個不停  
他憤怒的砸碎了所有杯子  
他看到了無數的眼睛在碎片中浮現  
他數不清它們  
但他知道每隻眼睛的後面都藏有一隻蟲子  
他知道，它們永遠不會停止鳴叫
2.  
你可以從1數到1000  
然後數回來  
每個數字都對應一個名字  
你只認識那麼多人  
那麼多，數字跳動的像即將熄滅的燭光
3.  
你只要一出聲，大腦裡面就會產生回音  
它們可以來回傳遞九千次  
到八千九百九十九次時，天就亮了  
2015年寄自北京

## ■回慧

### 沉醉的恥辱

你化身在一片樹葉中  
拒絕睜開眼睛  
我在看你  
河水漫過我們  
歲月浮腫，被誇張  
被扭曲、變形  
被腐爛浸泡的無影蹤  
  
人類不再敢靠近火種  
只能燃燒像人那樣的幼蟲  
也讓我們——  
結痂為毒。  
使我們，失去寶貴的痛感  
使我們失去懼怕。沉迷  
使我們——  
沉醉繚繞的恥辱

### 如果閉上眼睛 就能看到你

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膨脹  
齒間分佈著幾條星河  
暗物質收拾生命的殘局  
意識的溫度盤旋在冰河上空

恐懼在飛

光年撫摸著一件件往事  
那些抓不住的意念  
隨恐懼而飛  
只有思考睜著雙眼  
定焦龐大的迷局  
鞠躬、告別

恐懼在飛

人已明白，推開呼吸就能看清  
死亡的降落傘捆紮著蠢笨的

## ■關淑媚 夜雨

臨夜時春雨落  
孤站屋檐避雨  
嘆何時晴那刻  
滴滴答答雨點  
敲打大地琴鍵  
一對男女相擁  
雨中傘下呢喃  
風送雙影遠去  
鉤沉雨中溫馨  
2015年5月25紐約

屍體  
落寞旋轉  
轉瞬消失  
  
恐懼在飛

### 我們

1.  
我們走在街上  
一個瞎子，一個聾子  
我們手挽著手，傳遞暗語  
  
他們在看我們  
我們不看自己  
  
也不看路，不看方向，不看風景，不看天
2.  
我將世相與這雪夜的不明飛行物  
統統只給你看——  
只給你一個人看  
這種寒冷，從此只屬於你與我  
代表我們的語言  
向痛苦著的征收痛苦  
於是世間，第一次繁衍出我們  
啼哭而來  
踏雪尋梅

## ■楊子軍

### 守 護

天使跟隨我們  
讓我們聽見自己的腳步  
通過每一張笑臉  
讓我們溫和  
通過每一句詩詞  
感受愛意  
通過每一次回復  
給我們信心  
讓生命創造奇跡  
保持敬畏  
每天很早醒來  
可以繼續完成他的托付

如果我們不能安睡  
不需要擔心  
是守護天使在對我們講話  
當我們疲倦時  
一定是天使也要睡了

2015年6月1日

### 夢 見

夢見你  
陌生的房子  
陌生的客人  
只有你和從前一樣  
一樣的語氣和手勢

夢見你  
好像又不是你  
看不清你的臉  
無法和記憶對比

也許夢見是一種彌補  
另一種存在  
就像真實隱藏於夢境  
一個延伸的動作

## ■陳葆珍

### 談魚色變

我的血海  
素來安寧  
突然，一股濁流  
來一個倒海翻江  
鑽進體內的細菌  
為那死不瞑目的魚  
報那一刀之仇  
企圖佔領我的心室  
以命還命  
紐約的急診室  
那看不見硝煙的戰場  
活躍著救死扶傷的  
白衣天使

後記：細菌乘魚刺而肆虐，醫生言會有截指及喪命之險，記之以為訓。

2015年6月28日

一個擴展的片段  
一個不斷過去的未來

我繼續說話  
以為你還在對面  
你已經隱入佔據整面牆壁的書架  
通過書籍望著我

聲音和身影淡出  
你的不在場成全了這個故事  
彷彿打字機自動輸入了剩下的部份

屋頂花園空蕩的鞦韆  
我知道你來過  
真實 如同一陣風  
因為我的長髮和裙裾在飄動

2015年5月30日

## ■君兒

### 壓錢狗

一兵一犬  
每天早上八點半  
準時出現在海關大樓銀行門前  
它的頭部微側  
注視著錢箱的每個動作  
出車 拎起 進入旋轉門  
幾分鐘後出來 外表完好無損 上車  
整個環節嚴肅 認真  
一聲不吭  
比工廠流水作業線要準確 完美  
絲絲入扣  
那理智 靜謐的目光  
比警棍 槍支  
更能收緊方圓十米內的空氣  
使其暗中的流動暫停  
然後全部流程完畢  
一犬一兵  
跳進汽車  
封閉的壓鈔車揚長而去  
留下縹緲的煙塵和原地立定的兒子  
一疊聲地說著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啊 對不起

### 燦 爛

兒子的窗台上  
有一黃一綠兩匹仿唐三彩的馬  
石頭 硯台 筆筒  
懷抱鯉魚的男女娃娃  
塑料質地的毛澤東像 畫筆  
錶 遊戲機 地球儀  
黃昏一點點臨近  
外面的高樓亮起燈盞  
十四歲的少年去會朋友  
十四年的海棠如雪燦爛

2015年寄自天津

## ■張耳

### 玫瑰遊戲

美國大選日的玫瑰遊戲遠遠比不上唐丹鴻的玫瑰袖子、玻璃乳房，楊小濱溶化成水的窗戶，更比不上中國豆腐政治，點鹵化學，化廉潔為糞土，化理想為黃金，指白為黑的傳統魔術。而我卻每天受寵若驚地在msn信箱裡收到總統和總統夫人的催促，捐錢、出力，還要在颶風登陸時“Take care of yourself”。當然要照顧好自己，還有老公，還有孩子，還有髒衣服，還有臭馬桶，還得在學生面前跳像樣的脫衣舞。看看互聯網上服飾光鮮的政客，比手畫腳地在相片裡生活，再排練也演不出誠實的角色。表演者永遠在演自己，自己的肢體、自己的皮膚、自己的語言。所以必須徹底異化才能在落地鏡子裡看清自己拖地擦桌子，腰肢纖纖／腫腫的樣子。和魔鬼抑或氣功師簽約能算什麼呢？算痰火攻心，具體到靈魂出不了殼吧。他們又在談結／解構主義了。哲學和詩真有鄭敏老師強調的區別嗎？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還是新的遊戲、概念、形式和詩。

### 月亮的相位

全球變暖，砸在人們心上的鐵證據就是這場襲擊紐約的熱帶颶風了。桑蒂長髮飄飄攜風駕雨席捲而過，一夜間留下的疑問比襲擊世貿大樓的911事件還多。如果我們只按部就班不改變既定方針地揮霍資源與時間，終於會有一天一襲大浪將人類文明的污垢洗刷乾淨。那時候，

我們也不再可能耿耿於懷此刻的敏感詞、誰上誰下的陰謀陽計劃、民主共和、航母秘密、模擬演習、股市行情、東風導彈、衛星還是北斗定位了。桑蒂一抖長裙，哈德遜河水上漲4米，上了碼頭，撲過環曼哈頓島高速路，灌入地下室、地鐵站、車庫、臨街的窗戶。要算就計算月亮的相位吧，桑蒂登陸那夜正逢滿月。人的小計謀大事件趨於她趾間的沙礫。曼哈頓島的命運是全球的縮影。

### 狼咖啡

西村13街的狼咖啡（Cafe Loup）的菜做得不錯。席間的談話也有意思。小提琴、低音提琴和鋼琴三人爵士樂隊特別動人。領銜的黑人鋼琴師和兩位日裔提琴師配合默契。年輕的女小提琴手在自己的弦碼上加了變音器，讓小提琴的音色像高音薩克斯管一樣如泣如咽，卻添了薩克斯管不能奏出的複音和弦與複雜多變的華彩過渡。西洋古典樂器就如此開拓另類音樂空間。陽春白雪加那麼一點艷歌的味道，讓詩人羨慕不已。

的確有一隻灰不溜秋的布娃娃老狼蹲在進門過道的牆角，飯館牆上的裝飾也彷彿在四平八穩的平常之中有點刻意的扭曲。一隻純種俄國藍貓端坐花園野餐桌的標準像讓你一眼掃過的當兒，卻不由地把目光停在那隻貓的身上，俄國藍著名的絲質滑順的皮毛不知為何像刺蝟一樣毛扎扎倒戈，在相片正中刺眼。桌上菜單印在淺褐色水印紙上，插在

## ■夏子

### 島岸的對峙

地平線以西  
岸就在不遠的遠方  
我們複製自己的影子  
昨日的納西瑟斯，一朵  
水中的島嶼

我們離岸越近  
越看不清皈依的方向  
鄉音似首輓歌，用兩個降記號譜寫  
在每一次斷奏裡  
聯名的盜火者穿梭如霧

我們注定要不時低下頭去  
打撈自己陷溺的尊嚴  
以島的倔犟一步步踩碎記憶  
美麗過的名字

2015年北加州

真皮夾裡；當日的酒水單卻複印在一張皺巴巴的白紙上，背面的30年代的老照片由於複印過多次，已經變得像木刻畫的黑白對比度了，四五個晚裝女郎在吧台邊吸煙，笑吟吟地看著畫外的攝影師。下面的文字摘自當年的新聞，我們的女人有所有漂亮的眉眼，可是要讓這些亮點都集中在同一張臉上，那她們得住在別的街區。

美中不足才是生活中令人玩味的真諦？

2015年寄自華盛頓州

## ■秀陶

### 小黑蟲

因為自己的花草蟲魚知識太過貧乏，我說不出它的真名。至於年齡籍貫，甚至於性別等等皆一概不知。我只知道它小，而且週身漆黑，會飛，至今還不曾叮過我

今晚它一直就在燈下，書案前，在我水杯左近，不停而快捷地飛出直線或漂亮的弧線出來。就像我的畫友在作色之前以炭條作出素描一樣

十一點過了

這麼晚了，別飛了吧！

你老人家不是也還沒打烊麼？

我是不得已嘛，這個德國字，光譯義就有兩三頁，我還拿不定主意……

你老人家，這算什麼？我從中午進你這間房，到現在粒米未進。趁現在燈還亮著，我得再找找看，不然我活不過今夜

對不起，這是間書房。沒食物。你不如去飯廳或廚房吧！

你老人家不知，現在的這些房子，我們既難得過來，進來了更難得出去。每進一間屋子就像投胎一樣，一進便決定了一生……

居然……既然如此，我建議你下次投胎別來這個窮美國，要找個又大又富得流油國去投……

什麼國家那樣好……？

別打岔，等我說完，那個國家呵，有十三億人。最好的是其中有九千萬很特別的人，叫作黨員。加上每個黨員的老婆親戚，加起來最少有兩三億。你只要略微有點運氣投進這兩三億人裡任何一人的家中，我包你八輩子吃喝不盡……

那真好，老先生熄燈睡吧，反正我也熬不到明天了。今夜我眼一閉就去

May 2015, L. A.

## ■李國七

### 64

64 這一天我在城市邊緣，本來並不注意這陣子生活過得顛簸無常，經濟大幅度下滑全民創新、創業，新一輪的洗禮

拍馬屁的、奉承的，去國的

我終於明白當年人整人是怎樣煉成的了

突然注意日期，因為朋友微信的一組句子

“聽說北京今天下雨了，64——”

她想說的，究竟是什麼呢？

今天出來，我途經東單、天安門、西單

北京是下雨了，很小、很小的雨

下在我的頭上、臉上、肩上

慢慢濡濕了我的身體

但我已經忘了64的意義

歷史屬於健忘，或者在重新崛起的古國

大家追求的，已經不是意義，而是實際的收益

就像遠在甘肅的某個人

他的生活，與愛，除了毛主席頭像的人民幣

已經沒有其他的了

就像我等待朋友的車來載我時閱讀的早報新聞

退婚的媳婦卻不退還聘禮引發的官司

金錢，難道就是一切

中午吃飯、喝酒，八項規定框架之下的約束

絕對約束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民族基因畢竟成就一群聰明人

小聰明或大智慧，就見仁見智的事了

突然我想起渴望祖國的父老們的意願

北京奧運會因為祖國站起來哭得稀里嘩啦的老華僑

當年贊助孫先生的革命事業

第二世戰的犧牲

一切屬於歷史，先輩們吶喊的那些

哦不，我好像看到宛如途經天安門時候看到的

雨中萎縮的旗幟，大概只有國慶的那一天

才從角落或邊緣地帶走出來

風光的搖擺一次

而觀眾或希望關注的人

有一次淡漠的忽視了



## ■向明

### 小 三

人問你算老幾？

有人擺出老大的架勢  
有人不在乎他奉行老二哲學  
有人說，我就是燕子李三  
又怎麼樣？

只有她蹲在角落不敢吭聲  
她想，總不能走出來承認  
自己是  
被人包養的  
小三

現在是，被人棄養的賤種

2015/2/11

### 這是一定的

這是一定的  
塊狀的雲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除非化身成細小的雨滴

這是一定的  
廣場的偶像 會自動跳車  
除非遭受革命的追擊

這是一定的  
真理不會一夜之間突然褪色  
一定是經不起漂白的檢驗

這是一定的  
老奶奶的纏腳不會隨便解開  
要不是開放思想的洗禮

這是一定的

2015/1/1

## ■李曉波

### 故鄉的河

我記得有一個叫洛倫茲的老頭兒說過  
亞馬遜流域的一隻蝴蝶煽動翅膀  
會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場風暴  
為此，我一次次  
離開現在居住的房子  
走向渠江邊  
蹲下身子  
用雙手  
努力攪動水面  
希望千里之外的綦江能有所感知  
有所回應

有時候  
我也會把臉埋進去  
久久地感應著水的流向  
並讓魂靈順著水流漫遊  
渠江的下游是嘉陵江  
嘉陵江的下游是長江  
長江的上游有一條支流  
我知道  
那就是我魂牽夢縈的母親河  
綦江

然後我抬起頭來  
看見一個人  
喊著我的乳名  
跌跌撞撞向我飛奔

2015年寄自四川

獅子口裡叼來的大塊肥肉  
除非更大誘惑豈會輕易放棄

## ■李斐

### 春 雨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臨安春雨初霽〉陸游  
(1125-1209)

烏紗帽揭下安放何處  
小心這重若山嶽的財富  
疊疊的鈔票鑫鑫的金條  
擠破了滿滿地庫  
妾侍歌姬五號六號數點著性奴  
捲起了長袖施展玲瓏舞步  
為何還不潛逃國外把逸樂藏匿  
一千年前仕宦就沒修到這福氣  
讀書干謁寫詩若能考中進士  
往昔讀書人的一身神聖大事  
既讀且思老先生陸游的舊時  
官服破袖吹起酒痕掩鼻清風  
偶有傻傻後生晚輩服膺正觀朗誦  
愛國詩人有國示愛有家務農  
羨慕死了後輩無國無家無名詩人  
寫現代詩對愛無處投射終日惶惶  
世事黨國顛倒何計稟告不老詩翁  
有道朝廷的玉階古今冷硬如故  
前朝與今朝中間依然雲山繚霧  
遙想詩人在花香中默對長夜  
一滴滴春雨漫漫修遠江湖路  
回首前塵頓然領悟生命真意如此  
也許在笑說人生是買賣討價一場  
現實的禁區躲不開官與商  
密叩窗戶的雨水我又何苦  
如此夜深仍數遠處的山羊

2015年4月24日紐約

## ■ 遠方

### 繼 續

雨季來過  
是上世紀的事

清脆的駝鈴  
倒了嗓子

沙窩裡  
你甚至聽得見  
一顆心龜裂的響聲

繼續吧  
我在沙漠的另一頭  
等你

### 下雨了

午後的陽光  
還很刺眼

黃昏時的玫瑰  
開了八分

總是走神  
把心經  
又誦了一遍

下雨了  
真下雨了  
是流星雨

### 仲夏星空

一抬頭  
便記起來了  
正是獨立節之夜

## ■ 余問耕

### 詩寫端午節

千年來  
每年這一天都有  
人在賽龍舟  
    在吃粽子  
也有些人應節  
寫詩  
此唱彼和  
就這樣樂此不疲地  
一年又一年  
在同一個框框裡兜兜轉轉  
一次又一次把  
屈原溺死在  
這一潭死水裡

忽然記得有年台北  
某大學校園在這一天  
舉行同性戀大會    因為  
研讀離騷發現  
屈原和懷王是他們  
前輩

這是如何的創意

啊！詩人節  
還是不要說了

2015年詩人節

我的那枚  
不聽話的燄火  
一炮沖天  
火樹銀花後  
就再也不肯下來  
任我千呼萬喚

## ■ 馬晨洋

### 他害怕那些幽靈

傍晚  
猛烈的風吹擊著窗戶  
自上而下  
房屋中的一切都在翻滾  
我像一個心潮澎湃的猴子  
木訥的表情被冷冷的風吹打著

我的朋友，那就像你第一次撫摸鯨魚的肚皮  
在深夜被暴戾的噩夢嚇醒  
他，一個穿著紫袍的幽靈  
我知道他這時就會出現  
於是我靠在牆上冷靜的朝那兒看

現在，窗戶上濕乎乎的一大片  
大雨的筆直在龐大而堅硬的樓群外面  
形成一道漂亮的帷幕，  
雨的影子也會反光，即使沒有光亮賜予它  
瞧，一切都是朦朦朧朧的  
我為你準備好了椅子，我又老了一歲，我認為

我的朋友，你趕走了你的妻子  
在擁擠的醫院一樣的房间裡和我親吻  
你的眼睛像一個喜悅的孩子，  
一個返老還童的人物  
我瞧著你的手，我從前愛過它們  
但是現在，讓我好好的親一親你吧

——我寫過一首歌，是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一天也下著大雨，忽然  
我想起了我那件紅色的衣服  
我想到了白色的藥丸，——我那樣做了  
可我沒死，天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2015年寄自新疆

## ■嚴力

### 蠟燭復活不了電器

如果不搶不偷不賭不騙不貪  
金錢就不能在手中過年  
這樣的調侃源於很多事實  
因為價值觀糊塗時  
許多種門都沒裝在門框上  
所以  
不同方向的夢想更是不可替代  
就如停電時蠟燭復活不了電器

2015.1.

### 海闊天空

如果把“退一步，海闊天空！”  
理解成與貪婪的欲望拉開距離  
那麼退讓就是被尊重的價值觀  
問題是什麼樣的地面情況導致了  
飛翔在天空裡就不是一種貪婪  
尤其在必須花錢才能買到海闊天空時

2015.1.

### 假 摔

很多人依靠假摔情節的寫作  
成就了自己的文學品牌  
這並非喪失了市場的鑒別  
而是在很多種市場中  
假摔的市場也同樣會脫穎而出

2015.2.

### 永 遠

人間有很多  
被稱為風景秀麗的地方  
我沒去過也永遠不會去  
為此我發現了不做的事情

## ■彭國全

### 長 虹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

憑吊張自忠上將

天空抹淨灰霧閑雲，  
展示出一道壯麗的長虹。  
氣貫南北，  
也橫跨西東。  
它不是彩色的幻象，  
也不是神秘的夢。  
而是一泓碧血  
灑在大地為草木深感濺淚，  
崇高武德連敵人都肅然敬仰。  
精魂化為浩氣直上蒼穹，  
莊嚴地映耀  
五千年民族的圖騰——  
巨龍，  
躍躍在地，凜凜下海，颼颼騰空，消滅日寇，  
捍衛中華必然奮勇。

追述：張自忠將軍在抗日戰爭中屢敗日軍，為台兒莊大戰的勝利作出貢獻，後又把號稱鐵軍的日本板垣師團擊潰。將軍戰功卓著，晉升為33集團軍總司令。在一次戰役中，敵懾於張自忠的英名，以近四倍於我軍的懸殊軍力對壘，將軍果決指揮軍士英勇奮戰，將軍早已寫下親筆昭示各部隊以死衛國的決心，最後壯烈犧牲。日軍十分敬畏將軍的軍人武德而感動，令全軍向他的遺體行軍禮。張自忠是抗日戰爭中為國殉身的一位最高級將領。戰爭勝利後，國家重建張自忠將軍墓，並立雕像紀念。

就可以被稱為永遠  
所以  
永遠毫無神秘可言  
也因為你不想讓某些景色  
永遠不知道你是誰

2015.1.

## ■蔡可風

### 龍捲風

風姐  
是 你們中哪一位發飆  
在楊子江扭轉狂舞闖下的禍  
瞄準  
二千二百噸位大遊輪 使  
一分鐘傾覆 送進水底廠漩渦  
面面相覷的風姨們竊竊私語  
何曾涉足 中華腹地的內河

身穿救生衣的船長輪機長  
還有 隨從著的五個  
游泳到岸上去的天才船員啊  
是足以頂得住 翻覆輪船的  
十二級颶風掀起的如山浪波

東方之星 曾榮獲  
部級文明船 豈能有錯  
國務院定性 造成倒覆  
是大風大雨的天然惡果  
容不得 媒體採訪饒舌嗟哦  
罹難興邦 何妨反其道而唱  
頌成黨 偉光正下愛民的頌歌

四百五十八人也曾救出了兩個  
全國最帥的人集中組織的團夥  
成為挽吊頭七的儀仗隊  
替代了  
因船難向國人致歉的  
南韓總統總理的 口舌蹉跎

對風姐們的點卯 可以略過  
龍的傳人不再追究龍  
和龍捲起風的遺跡  
監利縣城內外 草木生態婆娑  
見證風姐兒們都娉婷婀娜

2015年6月7日於紐約

## ■杜風人

### 嗆

挪威森林 一座空椅子  
留給了月亮

銀河繁星 一眨一眨  
一針一砭 刺繡了一帳夜目的天網  
網絡中朦朧月的夜店已被打烊

不眠夜北歐 飄雪紛飛入座  
雪花辯白 不缺席的歷史氣息  
也受了風寒冰封

### 拾 遺

黃昏雨過後 孤坐求索  
將夕陽結繩 實實結成  
七彩分明的虹 跨過  
世紀的疤

疤中水土流失 失足的一條小河  
細說從前 卻忘了結結巴巴的垂柳  
忙著把風結成瓣 蕩成蘭  
蘭蕊活脫遺落龔自珍口中  
一驚句 一寸春心紅到死

### 尾 巴

許多動物都留有尾巴  
拂揚紅塵搖曳滄桑

唯有永遠的局外人  
坐壁上觀的壁虎

留條尾巴來自殘  
留個餘地求解脫

唯有永遠的局中人  
聰明的人類不留尾巴

### 天堂鳥

花瓣振翼 摘不到一片雲  
瓣尖張喙 啄不到一粒星  
改個筆名 寫新詩

鷹翅插上現代 自由翱翔  
無韻無律 無拘無束  
一萬八千里 逐名啄肉  
飛揚跋扈 飛上天堂

上了天堂 撞見李白  
以及滿堂奇花異卉含英含苞  
鳥鳴花也聽不懂 遂發現  
鳥名的孤獨

### 吃生活

為求一片禪 大隱隱於市  
退隱市井巷弄的蜿蜒歲月  
沒有蟾蜍沒有蝸蝓也沒有鳥語  
晨昏聽到的是蒼鷹爪下的伏筆  
一句句染了色掙扎的叫賣聲

蟒蛇嗤嗤吐舌的巷口 我聽到  
上海灘 灘外灘吐出的  
一句言外之江湖秋水

驀然想起樓外樓的倫敦橋上  
沙特和波伏娃這一對情人  
為了存在感動而爭執的  
一句當頭棒

酒誌：吃生活（上海話，打一頓）  
。滄海風浪一甲子，酒問千百杯，是  
人吃生活，還是生活吃人？

## ■鄧泰和

### 喉 管

喉管裡總會有一種衝動，  
這種動源來自心底的熱血；  
當血脈勃勃奔流時，  
便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偉力。

早在遙邈古拙的青銅社會，  
驍勇的祖先們就揮舞長矛方戟，  
把枝枝銅簇怒戳敵人的胸口，  
喉管內迸發出震天撼地的吼喊

“逐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難能極之？……”  
句句膽敢問天的豪放之言，  
都出於鬢髯飄逸的屈原的喉管。

變紋神祕的鬲甬上記載著千年歷史  
的悲壯之歌，  
色眩彩迷的陶制器皿中回蕩著原始  
活力的藝術曲謠，  
歷史風雲的變幻並沒有掩蓋喉管的  
發聲，  
在不懈浴血重生與追求自由中抒寫  
奠基的艱辛。

現在華夏兒女經過成敗得失的思辨，  
理想已不再埋藏在古鼎和釉陶裡，  
看！穿雲搏霧的巍樓廣廈，  
拔地雄崛的礦山工廠……  
不正是人們的喉管，  
改革開放的強音響徹神州！

2015年5月於紐約

## ■冬夢

### 躲貓貓

非關魚  
非關鼠  
非關被子蓋著小宇宙的夢

醒來快快現真身  
嘿！還躲什麼  
貓貓

### 初吻

蜻蜓點水  
難忍  
欲語還休

患得患失  
輕觸  
似喜猶驚

### 四季頌

九分香氣一分紅  
春猶在

夏蟬驚風樹欲涼  
夏猶在

葉落眉梢歸鳥晚  
秋猶在

夜籟無聲燈火暖  
冬猶在

2015年寄自香港

## ■逸韻

### 無限風光在自然

——看一組自然戰勝文明的景照有感

靠著自行車被無嘴的樹幹吞吃了，  
森林的一條象腿插進了鋼琴的心窩；  
根部的美杜莎蛇髮以水泥磚當枕頭，  
被遺棄的漁村化為綠色的蜿蜒屏帳。  
不要再怕地球的溫度變化無常了吧！  
人類退出時，  
文明的渣滓終會變成大自然的花園。

### 眼屎症

有人問，你到中國旅遊，  
怎麼能看見美呢？  
逸韻說，也許我還沒染上“眼屎症”。  
蒼蠅只會看見屎，  
落在佳餚上，以為是廁所，  
便拉起屎來。

### ■冰花

用地溝油炒菜  
用毒大米做飯  
屠殺野生靈的飯店後邊  
垃圾箱上方  
一群烏鴉在聚餐

### 紅與黑

它們個個吃的像企鵝  
大腹便便  
但它們的心是紅的

而這家飯店的主人  
和貪官食客一樣  
心卻是黑的

2015年寄自 DC

## ■楊玲

### 武夷山天遊峰

山抱著水  
水繞著山  
山和水交融

是仙境  
似仙境  
如幻 如夢

### 征服武夷山一線天

穿過黑暗  
擠過窄縫  
不斷向上攀登

向上 向上  
向著一線天  
向著一線曙光

### 九曲溪伐排

乘著竹排  
唱著歌  
順水漂流

水轉山不轉  
人轉竹排不轉  
九曲 何止九個轉

### 網路世界

虛無飄渺  
天上雲端

網內網外  
上網下網  
也能撈起  
幾分真情

■李大興

桂 林

“桂林山水甲天下”  
是誰留下這天籟之音  
少年的我  
傻傻的讓“甲”字困惑

“情一樣深，夢一樣美  
如情似夢漓江水”  
泛舟在幻境中  
漓江水詮釋了“甲”的真諦

月亮山的焦距  
透視了蘆笛岩的神奇  
那神姿仙態的鐘乳石  
書滿了詩情畫意

大榕樹下  
那落地生根的連理枝  
用千年的紅線  
把海誓山盟繫在心底

劉三姐的歌聲  
喚醒青春的記憶  
“你拿竹篙我拿網，隨你走到哪條河”  
我們也曾墜入愛的漩渦

象鼻山的名片  
充滿著鄉音的誘惑  
桂花酒呦，桂花茶  
“桂林山水甲天下”

■王光野

孤 獨

月，暗淡了小屋

我一個人空對著那個酒壺  
窗外雨點敲打著芭蕉  
夜色沉沉我心孤獨  
春花凋謝、秋葉在乾枯  
多少傷心的話灑落這夜幕

雲，爽朗著天空  
再沒有人聽我向岸柳傾述  
清風徐起撩撥著窗戶  
斜陽緩緩長亭悲苦  
簾動掀影、輕鴻共飛渡

夜、漆黑了長路  
我一個人腳步不斷地重複  
那年玫瑰盛開的時候  
我們徜徉在這小路  
月亮圓圓、星星像珍珠

■王金蓮

豐 收

村頭的場院，  
堆滿了如山的穀子、  
玉米、大豆、高粱。  
打場的男女呦，  
飛舞著手中的木鋤，  
棕色的兩旁綻放著燦爛的笑顏。

一年四季，  
寒來暑往，  
多少次風來雨去，  
在貧瘠的土地上，  
播種希望，  
栽培理想，  
辛勞終於換得企盼的豐年。

穀穗的芳香，  
玉米的金燦，

高粱的火紅，  
是勤勞的莊稼人，  
汗珠落滿的笑語。  
睡夢翔飛的翅膀，  
淚水流淌的喜悅。  
心底放飛的歌唱，  
這是勤勞的收穫，  
還是上帝的獎賞？  
莊稼人的心呦，  
猶如灌滿了蜂蜜，  
好甜好甜。

■揣連喜

燕 子

燕子  
悅耳的歌聲  
喚醒了沉睡的土地  
靈動的雙翼  
剪出春天的絢麗

儼然我的一雙兒女  
家嵌入了你的記憶  
去年的窩已經墜落  
你固執地不棄不離

千萬次不倦的往返  
從河邊銜來碎草爛泥  
新家終於建成了  
你又愜意地繁衍生息

妻子辛勤孵化  
丈夫形影不離  
偶有風吹草動  
立即奏響淒厲的警笛

孩子們出世了  
父母晚睡早起  
把無數飛蛾小蟲

填進一張張飢餓的嘴

孩子們長大了  
父母瘦弱疲憊  
終止了哺育  
呼喚兒女起飛

冬天快要到了  
燕子悄然離去  
春天回來的  
還是這對夫妻

## ■陶國慷

### 走在陽光裡的時候

跨過地平線  
走進陽光裡  
追尋一個  
久已失落漸淡漸遠的夢  
嗚咽著  
我的人生

紅黑的背影  
在大地上顫抖  
身後的腳印  
沉澱在風中  
眼望夕陽如血  
冷卻似冰石的內心  
怦然中重又燃起當年  
幼稚而真誠的火種  
幻想著  
某個時刻  
踏上征程

## ■白蘋

### 青花女子

翠青色的你  
嫵媚了青花女子的面頰  
高貴了千年，依然緘默在瓷的童話

我孑然千年的青色線條  
只等你粲然回眸的那一笑  
讓我的流光與色彩  
跟著你，同宗同醉在風塵雨上

提著青花瓷的孤傲  
暈點提頓佇立於狼毫  
千年唐宋底韻，印了青花  
淡了憂傷與色調  
裊娜了瓷釉的虛實和舞蹈

你將一簾幽夢  
凸顯在瓷瓶的最前哨  
愛你千年，等你千年  
夢隨風飄曼在千年的圖騰中  
煙雨被你日夜守候  
我知道無數的青花女子  
始終痴情耿耿

### 輕風輕雨伴青花

紅了思緒，青了瓷瓶的笑嚙  
裁一片青花，縫一件高貴的旗袍比喻  
那個高貴的青花女子，曾無數次地  
炫耀故里

青花的掌聲，月兒和鳴  
初秋的夜晚，訴說青花的風情  
半掩妝面半痴情的女子  
夜涼人靜，隨著月爬老柳半遮著情

風袖翩翩，瑤琴唱晚  
几劍行俠遊走於青花鬢邊  
男兒瀟瀟灑灑，撩襟酌酒天涯  
女子裊裊婷婷，撫姿弄青花  
輕風輕雨，搖曳著青花千年的詩畫  
那些煙雨湖中的冷月  
那些青花女子，醉舞抹煙霞

紅了小橋，醉了青花  
紅了寂寞，濃了煙水人家

## ■方壯霆

### 披星戴月

冬天來了，日短夜長  
我每天便起早摸黑了

起早摸黑，披星戴月  
卻讓我有一種瀟灑脫逸的，過癮

圖過癮絕非我熱愛工作的原由  
醫責的神聖驅使我兢兢業業

其實，貪黑趕路的不止於我  
共我放牧車水馬龍的，萬萬千千

冬去夏來了，我依然早出晚歸  
沐浴的是朝陽和晚霞，那  
是另一種賞心悅目的，過癮

2015年1月14日

### 失眠之奔

偶爾，我會大徹大悟地失眠  
閉目如睜眼地，通宵達旦

失眠多是痛苦的，但偶爾的失眠  
我得拾荒路而踟躕於異想天開

地球變小了  
我不愁跑死在望山的途中

輕躍懸崖，極目天涯  
我心猿意馬地，思幽幽……

思可思不可思萬想千思，踏星攬月  
達欲達不能達綿力未達，翻海擒龍

當我思倦了，我就奔，一夜之間  
穿越古板的春夏秋冬，笑傲不測的  
江湖風雲

偶爾失眠的，而後的而後  
我不再熱衷於無夢的昏睡了……

2015年1月15日

●遼寧經中詩群詩稿

## ■銀髮

### 父親節

父親節沒有父親  
華盛頓州之於華盛頓

愛河沒有愛  
鬼城之於鬼

刀刃及其鋒利  
物質與意識  
之辯證

都是無中生有  
有中歸無

或費解  
如一首晦澀難懂的  
現代詩

附記：

1. “刀刃及其鋒利”的關係乃兩者皆須同時互相依附而存在。當刀刃鏽蝕成了廢鐵，則其鋒利也隨之消失。這正是范鎮在〈神滅論〉中“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之例舉及明喻。

2. 約半個世紀前，即1966年與詩友出版的《十二人詩輯》裡面，拙作〈龐貝城裡的中國人〉一詩中有最後的一節四行如下：

以後我推想那人如何設計我這隻壁虎的墓碑  
以及企圖溫習范鎮那篇神滅論的主題  
想及 Sartre

我的存在是多麼的不愉快

我之所以重提五十年前一節舊作，正是因為其中涉及了中國南朝齊梁時（西元450年-510年）的唯物主義及無神論者范鎮的傑作〈神滅論〉。

3. 在當時的越南南方，對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而言，面臨戰爭所導致的死亡悲劇，以及面對其他新興事物的探

## ■吳雨倫

### 如何寫一首關於 感謝的詩

感謝你們，從1840年開始  
不遠萬里，帶著槍支，麵包，聖經  
遠渡重洋  
感謝你們的船，聲若驚雷，冒著青煙  
有如活神仙  
感謝哈姆雷特悲慘世界，以及格林童話  
讀起來像巧克力般清香  
感謝告訴我們地球是圓的，以及你們  
也不知道的關於宇宙的一切  
感謝教我們英語，法語，德語以及彈舌音  
感謝你們把火藥和子彈裝進槍口，還給  
我們  
感謝你們把香港建上高樓，還給我們  
感謝你們，教我們，和我們做生意  
為了表示感謝

我們將東方的麵粉做成麵包，摻進黃油  
裝包，賣給你們  
世界人民大團結  
絕對天然無公害

2015年寄自北京

索觸覺，的確同樣是極為敏感的。記得在“鳴遠高級中學”讀初中時（1961年-1963年間吧）原先唸的是舊版的國文，課本中就赫然存在范鎮的〈神滅論〉這一課文。當時我就為國文老師的講解而著迷了。當然，因為某些緣故，版本很快就被更新了。新版的國文課本中，就不會再看到上述課文了。其實，我當時對唯物主義哲學思潮的好奇和著迷，正如對存在主義及其他現代的文學藝術思潮的好奇和著迷，其熱情並無二致。

4. 至於後來讀到有關馬列主義唯物辯證及唯物史觀的哲學理論，卻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2015-5-4 北卡

## ■周道模

### 在夏威夷海灘 讀落日

難道比基尼的美把我誘惑  
我來了就碰見赤裸的夕陽  
情人海中擁抱，吻出羞色落霞  
詩人海中游泳，剪出時間浪花  
土著海中垂釣，釣痛一團紅日  
遊人海中衝浪，犁出黝黑濤聲  
一個帆影，在暮雲上搔癢  
幾株椰樹，在描金色夢境  
海水泡出來各種膚色  
海風吹出來各種口音  
戰爭安排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這裡是靈肉放鬆的休閒聖地  
今夜的夢會不會裸體抒情  
明朝的醒會不會海煮紅日

### 佇立珍珠港 大風口

時間把我吹到這個風口上  
頭髮挽著勁風起舞  
衣褲扇動啪啪歌唱  
大風把我吹成飄蕩的思緒  
日本轟炸機從風口鑽過  
珍珠港的軍艦沉入海底  
夏威夷亡國，多少土著喪命  
科歐拉烏山脈殘留這巨傷  
寒冷小雞鑽進母雞的翅膀  
不知戰爭在享受和平安康  
這大風口很像中國的筆架  
我攬下飄來的雲筆  
蘸風為墨，書寫歷史的殘影  
鋪海為紙，展畫未來的太平洋

2015-1-11 晨7:25 連山



## ■秋原

昆蟲政治學之一

### 蟑螂 (又題〈剛剛相反〉)

蟑螂是人類非常厭惡而又害怕的生物。一看到牠們，女的通常會呱呱大叫的跳起來。男的剛剛相反，一聲不响就一腳踩下去！

可是在一萬年後，情形截然不同。也許由於節食減肥、節育、黑心食物、依賴用具以及戰爭……的關係，人類的平均人口、體積與心智已退化到僅僅是目前的一半。剛剛相反，別號“小強”的蟑螂在陸地上不僅動作敏捷，而且入水能游，出水能飛。減肥、節育就不用說了，蟑螂更能夠適應各種極端的生態環境，避凶趨吉的存活，而且完全不喜歡戰爭——（你也許會看到兩隻搏鬥的豬、或者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信仰或主義而拼個你死我活的人類，你可看不到兩隻吵架的蟑螂。）也許這樣，在一萬年後，蟑螂的進化已超過人類，也順理成章的成為地球的統治者。

蟑螂並不像人類那樣愛宰殺同類與其他生物。剛剛相反，牠們把人類的小孩當寵物，把成年人當牲口地飼養。（也許基於遠古的記憶吧，）牠們主要用女人來教牠們唱歌跳舞。（蟑螂因為音樂素質一直比不上蟬和蟋蟀而耿耿於懷，）男人用來踩葡萄製葡萄酒。不過據說並不給力。

說到這裡你大概已知道蟑螂的錯誤吧。也許剛剛相反：善於噴口水，耍手段，搞政治搞鬥爭的男人大都能歌擅舞，而又叫又跳看起來更有肺活量和彈性，會一下子笑一下子哭的女人其實更懂得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箇中之道。

■ 太陽已下載  
于 明日的  
中 影像片段  
而月正播放  
昨晚的  
夜 光碟  
至於星星  
景 星星二話不說  
快閃地上了  
天空的互聯網  
留下我  
獨自面對  
眼前的  
螢幕

2015 寫於休士頓

後記：

早于三，四億年前志留紀，蟑螂已出現在地球上，可一直被後來在二百萬年前才出現的新住民——人類想方設法地消滅。與當年殖民主義者在很多殖民地對原住民先是企圖消滅，繼而壓迫奴役，如出一轍。

無奈蟑螂適應力特強，一代復一代生命力與繁殖力愈益頑強。一對蟑螂一年生殖的小強可達一萬隻！甚至如果發生核戰，人類與絕大多數生物將消滅殆盡，而蟑螂卻能抵受極高的輻射量而繼續存活，誠為達爾文的最佳代言。

人類厭惡蟑螂，得而殺之。據說因為蟑螂看來噁心、骯髒，尤其身上帶有不少細菌而傳染疾病云云……。其實，以貌取人，本身已經是一種成見與歧視。往深一想，以物觀人，說不定人更教物噁心恐怖。至於所謂帶菌，殊不知舉凡生物，無有不帶菌者。人類口腔中的細菌多達數百種，何嘗見過接吻的人因而被消滅？更何況在古今中外史上，由於野心家、獨裁者和混蛋們帶菌的思想、觀念、情結與慾望……對當時甚至後人的傳染茶毒，以致瘟疫般蔓延，造成無數罄竹難書的悲劇、災難與浩劫。迄今非但不見消滅，反而更愈演愈烈。蟑螂有知能不喊冤乎！  
加利福尼亞。2015。春

## ■那狼容若

### 茶 道

用平淡喂養的日子，像杯中之水  
波瀾不驚  
好在，溫度能提升水的態度  
由冷變熱。茶能塗綠或者塗紅水的顏色  
讓枯黃而貧血的心境，彈出青翠和  
血色的活力  
在《茶經》中翻越茶馬古道  
從文字的途徑，抵達唐朝的茶舍  
問道陸羽，如何在萬里之外，聞香成聖  
把西蘭的七境茶，泡成明清的宮廷貢品  
沖泡出香高、口爽、色翠、耐泡的評語  
人生的形態，其實就像  
被生活熱泡的茶葉，濾掉浮躁和雜質  
沉浮半生，才能放低姿態  
在杯底氣定神閑，找準安身立命的位置

### 像月季花一樣活著

像月季花一樣活著，充滿活力  
把時間踩在腳下，戴花雲遊四季  
在季與季爭搶地盤，彼此殺戮的邊境  
沿途把薔薇屬的花枝，以橄欖枝  
和平的名義，授予熟悉或不熟悉的人  
移植在被生活的利刃割裂的傷口上  
形成一道形而上的防護林  
擋住暗處射來的箭，擋住含沙射影  
的侵襲  
讓他或她，在生命必須經歷的  
或暖或寒，乍暖還寒的時域裡  
以不同的花色塗改私人領地  
或鮮紅，或淡紅，或藍或黃  
塗上漫山遍野的花繁葉茂  
即使在殺聲四起萬物凋零的秋天  
也有資格與菊花分庭抗禮  
像拈花的佛，微笑、淡定，參禪打坐  
2015 寄自福建

## ■王貽高

### 哭聲落在揚起的 沙塵裏

一隻黃狗  
以牠平日俏皮的睡姿  
兩眼正視，錯認  
探首即及那條直通是牠常回家的路

風，冷颼颼的吹  
車輛，來來往往  
車廂裡沒有人會太在意  
路，是不是正淌著鮮血

一些  
我們從不留神的風景  
就像疾駛在高速公路上的你我  
一閃即逝

狗兒在酣睡前  
確實  
曾經呼天搶地  
哭聲落在揚起的沙塵裏

2015.2.12

### 街 景

橫幅競選廣告布條  
飄飄然  
跨過馬路  
被風撕成兩截

口號  
標語  
立馬垮下臉來  
荒腔走調

一頭  
想飛卻怎麼也飛不出去

## ■古松

### 廿年風物想依稀

聽說廿年前你已挑燈尋覓  
每一根骨節都在肩負  
冷眼下連串的苦澀忐忑  
儘管山石嶙峋  
依然不捨不棄地穿越障礙  
期待那一份浪漫  
繆思眼眸裏的一點痴

廿年來何止天搖地動  
每一步每一年都是擔憂  
風雨胡亂飄搖  
失魂落魄中你依舊守著  
一個古代和一個夢  
夢中鑄成李杜  
鑄成離騷

雖則坎坷在前，艱困在後  
回頭廿年風物依稀  
蒼茫記憶深處  
原本空著的雙手早已盈握  
明日的陽光近在咫尺

2015年寄自香港

作者註：Warner's contribution to  
Poetry will not be unnoticed.

一頭  
纏繞在燈柱上嘴歪眼斜

而被風攆開的一抹笑意  
正好落在馬路上  
被經過的一輛救護車輾碎  
揚長而去

2015.3.11

## ■魏鵬展

### 田

不要籬笆  
門口的空間就大了  
玫瑰不用剪刺  
送你一枝玫瑰  
黑色的刺  
有血色的表白  
種一棵梅花  
在空無一物的空間  
尋覓惟一的紅  
這裏沒有籬笆  
美麗的東西都可以種

2015年6月28日下午

## ■潮聲

### 悠然於自在的 樂趣

聽滿城喧嘩的節奏  
一起走向漁人碼頭  
看海獅曬太陽的奇妙之姿  
與旅客四目交流的趣味  
讓歡笑聲飄向行程的天空

落日之後 星星閃爍  
聽海洋在呼吸溫柔的氣息  
忘卻藍色的憂悒帶來煩惱  
漁夫早已投向酒吧去買醉了  
讓酒精麻醉生命的明天

夜未央 月光依然瀉著  
醉後腳步蹣跚的夜歸人  
那迷濛光芒照著回家的路  
更為那困頓的身軀 失神的眼眸  
標示著明天展翅的方向

2015.6.10 稿於三藩市

## ■ 達文

### 在一首詩裡

在一首詩裡  
被破碎的語言醃泡的  
是我的皮囊  
紛紛脫落  
像纏身經年的螞蟻  
我的病  
我無法繼續懷念

### 愛情商店

星期六  
把氣球掛上樹丫  
  
海水 和風 橢圓的誓言

踮著腳繞過每一個符號

### 愛情陷阱

是生米  
總會做成熟飯

嘴上不說  
心裡後悔

### 回旋曲

再好的音樂  
都有一段尾聲  
最慷慨的諾言  
無法永恆

最後

## ■ 李立柏

### 輝煌

來自四面八方  
我們在此相遇  
教室裡 天真的眼眸  
綻放的容顏 最是青春無敵

炙熱的夏日  
演練 再演練 精準台詞 測試走位  
鍛鑄冶煉 語調情感收與放  
專心凝神

秋天而炎焯依然  
本位星球自轉 焦躁 不耐 渙散  
日常排演行程  
正面衝突 火焰熔岩

布幕緩緩升起  
疲累的雙眼 聲音已闌啞  
戲服 疲軟華美 道具布景 困頓壯麗  
星光熠熠閃耀 萬眾矚目期待

慧眼乾坤  
公主 美麗與智慧  
王子 正直與勇氣  
國王 視野與胸襟

學士帽 雀躍歡騰晴空中 凝視 未來  
風雨無懼 桂冠與淬煉 你們昂首  
人生舞台

輝煌

2015.07.15

你重複地撲向我  
笑容的浪花  
持續拍擊  
無涯之岸

## ■ 朱落心

### 走失的夜

都說夜走失了  
但，夜去了哪裡  
至今還沒有消息

夜，走失了  
獨留下遍地霓虹  
獨留下如雷的車陣  
呼嘯而來  
在碾過一個個夢境之後  
又呼嘯而去

守望著，等待夜歸來的  
不惟一路翹首的燈火  
一定，還有一些暫時棲息於  
水面的風  
以及，一些流浪的雲朵

### 花事

一朵花，開了又開  
究竟算是一種花事  
還是一次情變

原本，已錯過了春天  
竟有另一個季節  
還在等待。這如讓春天知道  
不知春天是否還願回來

花要一開再開  
究竟是受海的誘惑  
還是一棵樹被傷害之後  
表現出的一種極端的姿態

2015年寄自江蘇連雲港

## ■伊沙

### 美國行

#### 小河淌水

驟雨初歇  
基訓河肥  
兩隻小狗  
在此游泳  
游了半天  
毫無進展  
哦，是岸上  
一位白髮老嫗  
它們的主人  
站在那裡  
像磁鐵一樣  
吸住了它們

#### 旗 幟

我、馬丁、朱安  
在綠山深處散步  
途徑一戶人家  
看見門前  
插著一面星條旗  
(美國國旗無疑)  
還插有一面楓葉旗  
(並非加拿大國旗)  
我問他們：  
“這是什麼旗？”  
奧地利人維馬丁說：  
“這可能是家族的旗幟”  
“不” 美國人朱安說：  
“這是季節的旗幟  
——楓葉旗是秋天的旗”

#### 一 年

在佛蒙特創作中心  
馬夫瑞克工作樓前  
我問芝加哥女作家  
朱安女士：

“此處最長的駐站  
是 12 個月  
你見過在這裡  
呆了一年的  
作家或畫家嗎？”

“見過” 朱安說  
然後伸出雙臂  
向前平舉  
朝前蹦去

#### 中國詩人在美國

韓東：“給我電話沒接到  
打你電話沒通  
我在紐約”  
伊沙：“沒事兒，誤撥  
我在佛蒙特州的一個小鎮”  
韓東：“我知道  
我是當年陝財一朋友請我們來玩的一個月……後天出海  
十三號回這邊，你行程如何？”  
伊沙：“我 24 號飛到亞利桑那州  
看我妹妹，27 號飛北京”  
韓東：“見不著了。祖國見吧”

註：該詩由伊沙與韓東 2014 年 10 月 4 日新浪微博私信集成，未動一字。

#### 在美國再憶鐘品

在佛蒙特創作中心  
馬夫瑞克工作樓前  
一隻小松鼠  
竄上了高大的楓樹  
我想起了你  
我想向世界  
提供一個證明  
即使在這個時代  
也還是有人  
在為沒有做成詩人  
而不安寧  
而不快樂  
那便是你

## ■唐宇佳

是誰  
你是誰  
悄悄把白塗上黑

是誰  
你是誰  
輕輕喚醒貓頭鷹

是誰  
你是誰  
靜靜關上星星的燈

不說  
我就當你默認了  
你是掌管魔法的仙女

2015 年寄自北京

這聽起來  
彷彿冬天的童話  
但此人間  
哪有童話  
事實是你在  
二十五年前  
就曾對我說過：  
“我是享樂主義者  
不會滿足於做個  
窮詩人……”  
所以說起來  
你是什麼都想要啊  
從凡夫俗子  
從芸芸眾生  
我也就釋懷了  
一隻小松鼠  
從高大的楓樹上  
一躍而下  
與我對望  
小眼睛裡  
只有欣喜  
沒有恐懼  
是你升入天堂的  
靈魂

2015 年寄自西安

## ■北塔

# 馬丘比丘之外

## 神廟裡的豚鼠

是我身體裡的烏雲  
把我趕到神廟裡來的  
除了你這樣的俗人  
我是這裡唯一的活物

我主動來擔任祭品  
我願意把自己的腦袋  
交給紅蜘蛛的細腿  
我願意把自己的熱血  
灑向壁畫裡的美洲豹  
我願意讓最後一縷香氣  
飄向古墓裡的面具

那已經丟了臉的面具  
能從我的毛色辨認出  
我曾是他最鍾愛的食物

這斷絕了祭司的神廟  
擠滿了你這樣的俗人  
對我的香氣聞而不識

這倒塌了祭台的神廟  
我，只能把自己安放  
在殘垣斷壁的肩上，只能  
以沉默回應你們的議論

我主動來擔任祭品  
只是不願意在印加市場的小攤子上，被鋼叉頂著  
被鐵板盛著，和土豆、南瓜  
西紅柿一起，被排簫押上  
兔子的舞台、豬的刑場

## 拴日石

這張臉，這朝天的素面，已經面目全非  
誰能在眉毛和鬍子之間辨認出鼻子  
誰能聽出那豎笛的哼唱

## ■依 變

## 想 妳 了

想妳了  
在室內每個角落  
在七月中旬之際  
那無法抹去的傷痕  
曾焚化苦楚

想妳了  
輕輕晚風隨意盪  
觸景最神馳  
紅塵滾滾似老樹  
在年月裡輕飄

想妳了  
回到相依為命的日子  
沉默的隱隱作痛  
眼淚的秘密  
一種無法解釋的理由

想妳了  
最遙遠的距離  
也是最近的  
放不下已經走遠的人與事  
放不下早已塵封的是與非

寄自越南 26/6/2015

這只是一張黃金面具  
被風雨鍛打得太久了  
卻始終沒有做成  
因為那穿越安第斯山脈的  
美洲豹還沒有到來  
它的腿受傷了  
鮮血滴在每一座山頭

我們的儀式遲遲不能開始  
這本來應該拴著它，讓它休息的巨石  
此時像一串葡萄  
懸吊於一滴酒  
透過這滴酒，我看見  
帝國醉得一塌糊塗  
與我在一滴水中看見的，截然不同

太陽放棄了影子，帝國  
放棄了旗幟  
詩放棄了面子

2015年寄自北京

## ■王龔

# 國家公祭日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70 週年

無數的亡靈被喚醒  
他們是鐘聲、汽笛、鳥鳴  
還是一片盛開的白花？

不遠處，淒厲的哭喊  
打破了 12 月的堅冰  
天崩地裂的日子  
依然在今天擊中我們的心靈

從國殤之中  
取出金質的誓言  
精神的鈣片  
取出民族 70 多年的淚水  
但不取出仇恨  
也不取出忘卻

一只鼎裡  
刻滿了歷史的回音  
和平詩章  
以 30 萬具屍骨作為開篇

旗幟無語，山河動容  
每年的這一個冬日  
都化作華夏的一朵蓮  
貢獻給人類  
作為祈禱的標本

夢想，在陽光下洶湧澎湃  
枯木將在新年到來之前返青  
而我只想低下草根似的頭顱  
讓一頁神祇的經文高過蒼天

東方的龍  
在世界的屏幕上飛舞  
傷口癒合，家園復興  
我們一同走進祖國堅毅而慈祥的目光

2015年寄自揚州



## 遊行之外

慢慢地，蠶在繭中一絲一絲回憶，花在夢裡一瓣一瓣舒展，衣物在滑脫間一件一件解放……光明很快失去了對時間的感覺。黑暗說，這個世界，原本就沒有時間

但時間繚繞於信仰上，彷彿是香爐長出了香，實則是香長出了香爐；彷彿是堅持，實則是徒然；彷彿是今天沒有靈魂，實則是舊日隨風、流淚、老去……然後等了很久的民主像雨在一個虛擬網站的預告裡到來

2015年6月27日

## 乾旱之外

不因為政治文化，也沒有偏見輕視，只是人的一些行為，常常令我感到很好笑。諸如：聽紅歌增產的朝鮮稻子；啤酒養的日本和牛；以及日子更久遠時被人用手拉高的宋國苗等等……不過先此聲明，這都是我讀書不求甚解或看網聞不論出處得來的訊息，與本人和本人的創作無關

近年加州缺水，三天一輪或兩日一回戶外灑水的限制，甚至乾脆由政府資助將草地還原為沙漠景觀的暴力措施，終於讓我深深理解不知歷經幾世幾劫纔完成了綠化程序的草木的悲戚。但因節水有成導致水公司收入下降而醞釀增加的水費，除了讓我笑不出來之外，更不禁為自己第一代的移民身份會否也因此被還原而忐忑不安

2015年7月6日

頃閱胡志明市華文文學會出版之《文藝季刊》第十一期，筆客先生〈文壇逸事——正視上世紀七十年代那場筆戰〉一文，提及他讀到阮庭復君的一篇論文，論文中提及上世紀七十年代一場有關詩的筆戰，從註釋中知悉阮君的論文部份參考自拙作〈越華現代詩六十年間軼事〉一文（見刊於美國《新大陸》詩刊第125期28-30頁）。（註）

筆客先生在〈文壇逸事〉文中首段先寫道：“我不知余君的資訊從何渠道得之，或祇是道聽塗說，人云亦云。有意無意地將該事與現代詩詩觀扯上關係，並過度推崇和高估原子詩人巴雷（吳望堯）的影響力，將此場筆戰的重心繞著他而行。”文章後段部份又寫道：“或許余問耕為了戲劇化題材，才作如斯誇張的報導。然而，為了強化內容，竟指名說姓，捏造事實，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希君慎之，戒之。”

拜讀筆客此文，我感到既高興又失望而太息！

高興的是有人對拙作提意見，提供另一面的說法以供參考對照，使我和讀者能從另一個角度去印證考察，探索這一文學史實。這實在是值得高興的。

而讓我感到失望的是：自己多年來為越華文學史作嫁衣裳，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心力，而今竟換來如此無理的指責與批評，教我怎能不失望而太息呢！

拙作〈越華現代詩六十年間軼事〉一文，完稿於2008年3月30日。因涉及史實，為慎重起見，我一方面再訪尋相關資料，一方面電郵給海內外的越華文友看，請他們提供意見，以便修改或補充。後來又根據幾位文友提供的意見，修改了若干片斷。直至2011年才發表在《新大陸》詩刊第

125期。在後記中，我寫道：“有關越華文壇之詩人，作家名錄，及歷年出版之書刊名目，除越南外，中、港、台、澳門、美國等地作家、文友都曾有文章論述。故本文不再贅述，只提及某些鮮為人知的事，及對一些因資料來源有誤而作出對越華現代詩壇不正確之論述者提供一些較可靠的訊息而已。如有錯漏之處，還祈諸位前輩、文友不吝賜正是幸。”同時，我還列舉了所有參考書題、期號、篇名、頁碼，以供讀者查閱。

想不到的是筆客先生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撇開了我所列出的資料來源；先說：不知余君的資訊從何渠道得之；後又說：或許余問耕為了戲劇化題材，才作如斯誇張的報導。然而，為了強化內容，竟指名說姓，捏造事實，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希君慎之，戒之。

這不是欲加之罪嗎？

拙作有關詩人巴雷（吳望堯）的論述，都是有根據的！

如果筆客先生認為拙作因資料來源是片面之詞，與史實不盡相符，可以撰文提供相關資料以供考證，我無任感激與歡迎！現在筆客先生先撇開我列出的資料來源，誣衊我誇張，捏造事實；說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再提醒我說：“希君慎之，戒之。”面對這一副偽善的嘴臉，真的令我感到失望而太息！

2015年7月

註：該文的《新大陸》連接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issues/no125.pdf>

## 前言

自五〇年代開始讀里爾克，先讀中文的，後來找英文的讀，最後才翻德文字典讀德文原版的。總體的心得是：讀中文翻譯的，最難懂，最莫明其妙。無論是名家的、大詩人的翻譯，選譯的或是全譯的，全部（我特別在此重重的重複一句，全部）都有錯譯，不負責任，自己沒有讀懂而以不通不順的中文刊出，全然無聊！（請參閱附錄拙文〈中國有人？中國無人〉一文）。讀英譯本情形較好，但不時也有迷惘處。蓋英文界研習及翻譯里爾克之詩人、文人、學者眾多。常常一部作品便有十五、十六種的譯筆，就隨便拿他的《給奧弗烏斯的商籟》一書來說吧（這不是我最喜歡的里氏作品）手頭就有：

Karl H. Siegler  
M. D. Herter Norton  
C. F. MacIntyre  
Stephen Mitchell  
Kenneth Pitchford  
A. Poulin, Jr.  
J. B. Leishman

各人的全譯本，其他零星的選譯本就更多了。本來不懂德文，有這樣多的英譯，讀讀也就夠了。然而正因為不同的譯本多，因為各譯者的領悟不一，文筆又各有差異，因英德二文字甚為接近（幾乎比我們的廣東話同國語更接近，不是開玩笑），所以很多譯者又顛倒詞字、割裂文句以便趁韻。這樣多的因素使得里氏的一個作品常常有相差異常的英譯本出來。八〇年代就為了這原因，我開始用德文字典下功夫了。

里爾克的原作也甚難讀，文字障礙還在其次，1.其思路甚為曲折，2.比喻之層次複雜，3.用字多偏罕，有時用到一字之第三、第四義，這甚至是很多英譯者常常慨嘆者。一首譯作，我常是查滿了德文生字，參閱了五、六種不同的譯文，自認已參透了全詩的意義，這才下筆以中文書之。

幾十年來，百分之九十里氏的作品

我都有譯在練習簿中，有的自己實在是不喜歡，有的是仍有疑問處，有的需要作大量的註解，自己仍然未懂。我一直避免那些不註便莫明其妙的篇章，從不自作解人，隨意武斷硬指其詩中什麼象徵什麼那樣的廢話。詩就是詩，讀者自己去意會、去讀。里爾克的生平、傳記、研究、以及名詩的解說汗牛充棟，德英中文著作所在多有。我只對他最純粹的詩作有興趣。想進一步研究他的讀者，儘可到別處用功去。

里氏一生的作品皆係嚴謹雅緻的韻文，我居紐約時得一友人輾轉得到一位德裔老婦朗誦的幾首錄音帶，方得約略拜領了一點音韻的美。讀他的詩，讀譯本，甚至自己翻譯時，這種先天的，長在他骨肉裡的音韻我是全然丟開的。然而我必需先讀懂，讀不懂就翻字典，找不同的各種不同文字的譯文參考，甚至錯譯的也讀。懂了原詩的意義之後，方用中文書寫出來。

Walter Arndt 氏 1989 年出版了一本叫作《最好的里爾克》(The Best of Rilke) 英譯本，譯筆嚴謹，少有增減切割錯意之事。讀來覺得確屬各譯家中之上層成品。音律韻腳之安排實是最好。然而他所選的作品少而偏，有些最得人喜愛的里氏作品都漏掉了。有可能就是太在乎音律一方面的原故吧！

下面的這些作品都是我最愛的。我對他的哲學、宗教、生活以及與某某女子戀愛等等皆無興趣。從來對於寫某首詩時，是在何地，與某人來往等等一概不註，與我一生之中不理世俗之風一致。這當然大有爭執之餘地。

然而我最有把握的是：這些詩全是我自己讀通了的，而寫出來的中文也力求通順，與你過去讀過的中譯里爾克應有不同。

在台北的一月之中（2015年5月），有友人問我“誰譯的里爾克最好？”我非常嚴肅地思考了兩秒鐘回答說：秀陶譯的！因為最少秀陶譯的能教人看得懂。

## I 2.

我寓居於這日益擴張的；  
圍繞下界運行的弧內。  
也許我將不克持久，  
但我將勉力以圖。  
我圍繞著神以及古塔打轉，  
以我古老的方式繞行了千百年。  
但我仍不知我是一隻隼鷹，  
一個風暴，還是一支偉大的歌。

## I 6.

你，我緊鄰的神呵，要是晚上什麼時候  
我猛烈的敲擊把你吵醒，皆因  
我幾乎聽不見你的聲息，  
而我知道：你就是一個人人在隔壁。  
要是你想喝口水，沒有人  
端來給你。你只是在暗中摸索。  
我一直在聽。只要一聲輕輕的招呼  
我就會馬上過來。

我們之間只有一堵薄牆  
偶而只要  
來自你或我的一聲輕喚  
它就會無聲地  
倒塌。

那牆就是以你的形象砌成的。  
它擋在你面前，像你的名字一樣遮掩你，  
而當我內中的光輝高煥時，  
我的深心因而認知你  
那閃耀即成白費，一似虛擲於像框的光。

然後我所有的意識就變得跛殘，  
自你處流放以至無家可歸。

## I 36

神呵，要是我死了，你怎麼辦呢？  
我是你的水罐（要是我破碎了呢？）



我是你的飲料（要是我腐敗了呢？）  
我是你的衣衫，你的行業  
失去我，你也失去了意義。  
沒有了我，你將無家可歸  
無溫暖親切的奉迎。  
我是你的絨鞋  
將自你疲乏的雙腳脫落。

你的大衣也將跌下。  
你的顧盼，那投於我溫暖的  
頰上的，彷彿歇在軟枕上的，行將  
枉然無盡地尋索——  
且一似夕陽一樣躺落  
於異鄉山岩的膝下。

你怎麼辦呢，神呵，我焦急不安哩。

## II 7

熄滅我的雙眼，我仍能看見你。  
堵閉我的兩耳，我仍能聽見你。  
沒有腳我仍能走向你。  
沒有嘴我仍能祈求你。

卸去雙臂，  
我以心代臂擁抱你。  
停止我的心，我用腦跳動。  
要是你在我腦內縱火  
我的血液必仍然承載你。

選自圖像之書（Das Buch Der  
Bilder）

## 前奏 Eingang

無論你是誰：黃昏時步出  
你的屋子。那裡的一切你已熟知；  
無盡的空間便自你的屋前開始：  
無論你是誰。  
自那磨損的門檻  
移開你因凝視而疲乏的雙眼，  
慢慢地舉起一株暗樹

置於天空：瘦削，孤單。  
你便完成了一個世界，它巨大  
如一個在寂靜中漸熟的字詞  
而當你的深心，掌握了它的意義，  
你的雙眼便輕柔地將其釋去……

## 某個四月 Aus Einem April

林中又有了香氣  
飛躍的雲雀載著  
我們不堪肩負的天空升高  
枝頭仍呈顯著空虛的日子——  
然而在長而多雨的午後  
新的金色陽照的  
時光再臨  
在這之前所有負傷的窗門都逸走  
去到遠方屋前  
仍驚恐地撲著羽翼

而後逐漸安靜，而雨亦變得輕柔地  
降在寂然漸暗的石的返照上。  
在灌木的苞蕾閃耀中  
一切的聲音都全然隱去。

## 新娘 Die Braut

呼喚我，愛人，大聲地呼喚我！  
別讓你的新娘在窗前站得太久。  
在老梧桐蔭蓋的大街  
夜再也不醒來；  
它們空洞。

而如果你不來以你的聲音封鎖我  
於那深沉的夜屋，  
則我一定會把自己從雙手傾倒出來  
倒到那深藍色的  
花園中……

## 天使們 Die Engel

每一個都有一張疲倦的嘴，  
和一個透明而無縫的靈魂。

以及不時夢魂牽繞的  
（犯罪的）渴望。

寂靜地在上帝的園內  
每一個的舉止都一樣，  
彷彿祂強力的旋律中  
一群休止符。

然而當他們展開翅膀，  
便驚醒了地上的風，  
彷彿神以祂巨大的  
雕匠的手翻閱  
黑暗的創世紀的一頁

## 自童年 Aus Einer Kindheit

室內充盈著黑暗  
一男童獨自坐著，隱藏般  
當母親進入，彷彿夢中，  
壁架上一片薄玻璃震響  
她感覺到小室背叛了她，但  
她親吻了男童並喃喃地：你在這？  
而後共同羞怯地望向黑黑的鋼琴，  
常常在晚上她會唱  
一支歌，那男童就會聽得出神。

他安靜地坐著，顧視低垂  
看著她的雙手，被重重的指環壓低  
沿了白色的琴鍵移動一似人們  
沉重地走在積雪之中。

## 催眠 Zum Einschlafen Zu Sagen

我願唱著催眠入眠，  
守候著坐在這人身邊  
我願搖著你入睡  
睡去醒來我都在你眼前。  
我願是屋中唯一的人  
知道：昨夜很冷。  
且願諦聽我的內心，心外  
聽你、世界、以及叢林——

鐘群鳴響並各自呼應，  
人在這時便能見到時間的底  
下方一陌生者走過  
驚起一隻野狗，  
隨後又回復寧靜。我置  
睜大的雙眼於你身；  
它們溫柔地執起你並釋放你  
當黑暗中有聲響升起。

## 晚上的人們

Menschen Bei Nacht

夜並非為大眾而設，  
它把你與鄰人分開，  
而你也雅不欲去找尋。  
而如果晚上你點燃了燈  
去點照人們的臉，  
你得想清楚：誰的。

光自人們的面龐滴下  
並將它們可怕地變形。  
而如果他們在夜晚群集，  
你便可見到波動的世界  
全部堆聚在一起。

他們額頭的黃光  
驅走了全部的思想，  
眼神中恍蕩著酒意，  
手式高舉  
以便交談時  
幫助彼此洞悉；  
而且當他們說：我，我  
實際是指：任何人。

## 鄰人 Der Nachbar

奇怪的提琴呵，你是追蹤我麼？  
在多少個遠方的城市  
你的孤夜曾向我的傾訴？  
是上百的人奏你還是總是一個？

是否所有的大城，  
要是沒有你，

就會陸沉呢？  
為什麼老教我碰上你？

為什麼我老是會與他們為鄰  
他們又老似逼著你哀鳴  
老是說生命比一切  
沉重的物事來得更沉。

## 卡拉蘇橋\*

Pont Du Carrousel

那盲人站在橋上，  
灰暗如一塊無名帝國的界碑，  
看來他將永不輪換改變。  
星辰圍繞著他旋轉有序  
而他屹然彷彿便是星序的中心。  
週遭則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他固執地磐然不動  
駐足於這眾街糾結之中，  
彷彿是這膚淺的世上  
一扇通向幽冥的陰暗之門。

\*Pont Du Carrousel 一跨於巴黎賽納  
河之橋。

## 輓歌 Klage

呵，一切都已遠颺  
久已成為過去。  
我相信那顆星  
照著我的那顆，  
已經死去千萬年了。  
我相信那艇中  
那經過的那艘  
我聽到某些可怕的事被述及。  
屋中有鐘  
鳴響……  
那間屋呢  
我願自我的內心步出  
在巨大的穹蒼下  
我要祈禱。  
眾星中的一顆

必仍然活著。  
我相信我知道  
那是那一顆  
依然存在，  
如同一座白色的城鎮  
立於天上，於光的彼端……

## 寂寞 Einsamket

寂寞像雨，  
自海上升起向黃昏匯合，  
自迢遙的平原升起，  
回到它舊居的蒼天  
又自上天向城鎮灑落。

灑落在昏暗而曖昧的時刻，  
當市街轉向黎明，  
當那些軀體及希望皆破滅  
而變得煩惱的人們  
並且相互憎惡  
而又不得不上床同睡之時：

寂寞便隨長河流去……

## 秋日 Herbsttag

主呵，是時候了，長夏已逝。  
現在投你的影於日晷吧  
並在草原任風奔馳。

命最後的果實成熟；  
或再賜予它們一二南國的麗日，  
迫使它們成為豐滿  
且將甜蜜壓入它們的酒汁。

誰尚無屋，將不再為他建造。  
誰尚無伴，將讓他永遠孤獨。  
將無眠、閱讀、或寫長長的信  
或當落葉飄零時  
去街上無休止地躑躅。

## 法蒂哈詩選譯

◎楊子軍

——選自法蒂哈·莫奇德詩集《讓我們下雨吧》，諾丁·祖特尼譯自阿拉伯文，楊子軍譯自英文。

### 康乃馨的震顫

康乃馨的振顫  
誘惑你  
你閉上眼睛  
每當微風掀起  
我的裙裾  
我大腿的白色  
刺激著  
你的羞怯

你的青春  
絆倒在我的裙裾下  
誘惑著我

每當我的聲音  
吹拂  
在電話線上

### 我多想是一個子宮

——給薩里姆

他嘆息的回聲  
讓我  
心痛

我的靈魂  
在他眼眸下雨的時候  
乾涸

我多想  
是一個子宮  
像他的床那麼大

包裹他  
當天空陰霾

## 愛因斯坦警告過我們

◎薇爾達·莫蕾絲 作◎非馬 譯

“在2010年，國家標準局的科學家們更進一步指出，每高一呎，時鐘便會多走四百個千萬億分之一秒。結論是：你的頭會比你的腳老化得快那麼一點點。”

——亞當·哈德海基，《發現雜誌》，2015年4月

這關聯到相對論的證明，關聯到光的  
重力紅移，關聯到定位系統所需的校正  
好在我迷路的時候讓語音助手告訴我往  
哪個方向轉。但語音助手從未告訴我要我躺在床上，  
或用手走路，不然我的頭會比腳衰老得快。  
既然現在知道了我身體較高的部位會比較低的部位衰老得快  
我該怎麼辦？我是否會活得長一點如果我搬到一間地下公寓？  
或死得早一點如果我住在芝加哥一個摩天大樓一百二十四層的套房裡？  
我是否該避免坐摩天輪？不再去看辦公室設在樓上的律師或醫生？

我躺在床上琢磨——也許我該一直躺在這裡  
讓我的頭與腳保持同樣的高度好一齊老化，  
可是我的腳趾還是會比我的腳跟衰老得快那麼一點點，  
我的鼻子和我的眼睛，也比我的耳朵衰老得快。要是你看到我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滾來滾去，你知道我不是在發瘋，  
我只是試著讓各部位保持平衡好讓我自己保持年輕。  
如果你看到我在院子裡玩側手翻，我只是想讓那把我  
搞糊塗了的天體計時員也一起跟著眼花繚亂。

當他的眼睛  
充滿淚水

我的孩子

### 控告：女詩人

他們把她的子宮  
釘在十字架上

在乾涸的  
血滴中  
在土壤中  
搜尋

一支

男人的筆（不必要換字體，文字本身已十分詭異而強調了！）

### 不在意

我準備好  
為更多的灰燼

那麼燃燒我們  
愛的屍體吧

不要在意  
字母/信件的墨跡

■金斯堡

## 打坐時的思想

俺——為從中國進口來的香錢，音樂食物感到自豪，這是一處可以靜坐的地方。

嘛——多少令人羨慕！成百萬五角大樓的忠實追隨者花幾億美元在搖滾樂上、飯館的高背座椅上，椅背高聳入雲，那裡飛滿電子轟炸機——啊！他們對癩肚皮的南小孩感到羨慕。

呢——心裡想念樓上臥室裡皮膚粉嫩的學生，赤裸裸和他的書本在一起，在蓮蓬頭下沖過澡，躺在床上，這年輕吉他手的屁股。

叭——無感覺狀態，貓在窗台上咪咪地叫，狗在高興地吠，蟬螂觸鬚碰著牆，蒼蠅躺在陽光照射的窗沿上長時間地嗡嗡地發出精疲力竭的垂死的禱告聲，人俯身於被忘卻的書本，花苞在冰融化紐約的傍晚時開放，綠草芽露在融雪的下面，河內千萬張嘴大聲高叫——

咪——可憐的被汽車壓壞腿的醉鬼孤零零地在那兒；再給我一支煙，我買咖啡的一角錢也沒有，我沒有盧比買米沒有土地我性飢餓我的肚子腫得像土豆我的膝蓋被坦克壓碎——

吽——這些豬獠頭腦裡盡是石頭，中央情報局張開一隻眼睛，露出血淋淋的舌頭，魔鬼們把我的電視機賣給廢品舊貨商，憎恨把尿拉在我地毯上的那隻狗，憎恨狗娘養的，憎恨在該死的臭哄哄的吸毒的烏煙瘴氣的城市裡的那些嬉皮士之中。

■加里·斯奈德

## 不需回報

地球上的一株花  
在充滿陽光的  
陡坡上的

一株夾竹桃  
懸在茫茫的  
堅實空間  
一粒粒腐爛的晶體；  
一粒粒鹽。

地球上的一株花  
海灣邊一隻烏鴉  
有一次鼓翼而飛  
一陣閃爍，一種顏色  
被忘記了，當一切  
都消失的時候。

不需回報的  
一株花；  
有奉獻；  
無接受者；

雪水涓涓細流，長石，泥土。

外在

大自然  
內在的  
寂靜。

內在的力量。  
力量

外在

過去就過去了——它  
本身無目標。

目標是  
神恩——緩解

療效，  
非拯救。

吟誦  
是檢驗

內在力量的檢驗。

■保羅·策蘭 Paul Celan

## 回 家 Heimkehr

飛雪，愈來愈密集，  
鴿白，宛若昨天，  
飛雪，恍似你此刻依然睡著。

鋪天蓋地的白，  
皚皚，無邊，  
雪橇蹤滅。

皚皚之下，隱隱，  
有東西躍躍而上，  
灼得眼睛生疼，  
山連著山，  
影絕。

每一個，  
被接回今天的歸客，  
立著一個失語的我：  
僵硬，一截木椿。

那裡：某種情感，  
由凜冽寒風吹來，  
將他鴿白的雪白的旗布  
定格。

……

## 線太陽 Fadensonnen

在灰鳥的荒野上  
一樹——  
高想  
彈奏著光之聖音  
天外有歌，彼岸  
人生

〈掉入頭皮屑的陷阱〉／丘緩

上日語課時

十二歲 B 型屬龍的他要求我  
寫這樣一首詩  
他忽然抓起頭皮並說  
我的頭皮屑應該給誰吃最適合  
三月春寒剛過  
窗外是海  
是島  
是朝陽

給長翅膀的蒼蠅吃吧

他仍在抓頭皮  
大雪滿弓刀

一直在想像在一間滿是頭皮屑屋子裡  
人掉落在最底部那麼  
如何逃出來  
他說他  
一直在想  
像

向明讀後：

八十年代初我編九歌版《藍星詩刊》時台灣詩壇出了好幾位絕妙令人讚嘆的女詩人，除夏宇、陳斐雯外，便是丘緩，她們對詩意象的取用多是前所未有的新奇，表現的語言總是貼近現實生活光鮮可口的一面，有時且誇飾得令人叫絕。我每讀這首〈掉入頭皮屑的陷阱〉便會使我想的一種叫做“海倫仙渡絲”的洗髮精、是英文 head-shoulder 的諧音，中文的意思是“頭一肩”。它是一種經過皮膚科專家配方去除頭皮屑的清潔劑，頭皮屑多時會掉落到背後及兩肩上，穿深色衣服時最明顯、別人看來總以為不潔，最困擾人，卻譯成了一個令人想入非非的中文名字、真是有夠誇張。本詩中說抓下的的頭皮屑像“大雪滿弓刀”一樣的多，這是唐朝詩人盧綸的詩〈塞下曲〉最後的一句，是說戍邊

戰士在雪夜追逐遁逃的單于，將士們的弓箭和刀上都落滿了雪花，這是形容頭皮屑之多的誇飾語。另外最誇張的是詩中十二歲 B 型血的少年一直在想，在一間滿是頭皮屑的屋子底部他如何脫逃出來，這大概就是破題的所謂“陷阱”的形成吧。十二歲的孩子就會對頭皮屑這樣恐懼，而且一直在找適合吃頭皮屑的怪物，這也是天真的想像。台灣早年國中年齡的孩子尚有髮禁，光頭的男孩子那來那麼多頭皮屑？

丘緩在一本以這首詩命名的自行製作的簡易詩集中說：“寫詩的這些年，詩、一直是個人的宣洩、吐納、藏匿以及休息，很多人反映說，讀你的詩像猜謎，毫無暗示的猜測，真的教人疲倦，但還不致於如此吧？”當然這種超現實想像出來，就像現在流行的所謂“虛擬實境”的詩，如果對詩缺乏信心，不多去作反向，旁門左道的鑽研，讀來真的是教人疲倦的。然而詩的表現方法早已不再是直統統的“線性思考”，可以入詩的材料可說天下萬物無一不可，不再是用了幾千年的“風花雪月”或“春夏秋冬”。大陸中生代名詩人余怒是一個對詩經常故意做出荒誕表現的能手、提倡自創的“混沌詩學”，要推翻語意慣用的線性模式、讀他詩的人須從他重構的語意中、悟出新的品味來。一位權威評論家劉春說，余怒的作品是一份考驗才華和悟性的詩卷。而今我們看來，台灣早年這一輩女詩人如丘緩、夏宇、陳斐雯實是早慧、八十年代早就有餘怒這種推翻慣用線性模式，重構語意，悟出新的品味的詩創作嘗試了。

丘緩於 1990 年一月出版了這本樸素的《掉入頭皮屑的陷阱》詩集以後，便遷居澎湖馬公了，在詩集の後記中說“預定明年四月當媽媽，老公和小寶寶生尚都屬馬”、可是自此以後便再也沒有丘緩的自稱像猜謎的詩可讀了、在這詩已更加多元的時代、能再讀到那種能咀嚼出趣味的詩倒是一種享受咧！

## 馬虎的翻譯

◎秀陶

整理案頭，跑出一本印刷精美的《弦外知音》來。看來一定是去年老友痙弦來洛杉磯時蒙淡大的友人賜贈者。一年之後才有機會翻閱，大家別笑。翻到自己為老友中文譯成英文的幾首名詩，讀到英譯〈修女〉處覺得後段不見了兩行，內容便有點怪怪的，其他都還算不錯，尤其英文部份，一個拼錯了的單字也沒有，真好。在本人的文字之前，有一位叫王克難先生翻譯的一首“痙弦”贈妻的名詩，一讀英譯之後淡然一笑，本想就此作罷。再想之下，寫詩譯詩，既無名亦無利，之所以仍然兢兢業業又寫又譯者，一己之興趣也。所以比追尋名利者更努力，更誠懇，更是奸計不用，純金十足，否則豈非自欺？欺人尚可，自欺何苦？

王先生所譯太過馬虎，在此且一一道來。

一、原詩第四行有一詞“牛蒡”，英文譯成 Medicinal Reed “草藥蘆葦”。牛蒡已流行成普通蔬食，超市皆有售，只要留意一下價格牌便可見 Burdock 一詞，連字典都不用查，有什麼理由用那麼怪怪的兩個英文字呢？

二、原詩第六、七兩行裡“藍”及“溫柔”可為形容詞可為名詞，但痙弦在此處卻當作動詞來用，這正是詩趣較濃的地方。譯者卻馬虎從事沒有譯出來。

三、原詩第八行“水磨”一詞譯者譯作 Water Wheel 變成水車了，其實應作 Water Mill 才對，由此可見譯者的不講究。

四、原詩第十行酢漿草譯者譯成 Clover（苜蓿屬，三葉草），酢漿草正名 Oxalis，如果要更忠實一點的話應叫作 Creeping Oxalis。

五、原詩第十三行“豎笛和低音笛”，豎笛譯作 Clarinet 不錯，但低音笛應作 Bassoon，因為王先生譯作的 Oboe 不是低音。

六、原詩第廿行“美麗的禾束……”最簡單而忠實的譯作 The Beautiful Bundles of Grain……王先生以兩行譯出，Sheaths 在此出現得非常古怪，該字原意為刀鞘，與禾束牛頭馬嘴，與下一個譯句前的另一名詞 Beauty 文法上以及意義上無任何關連。

Sheath 罕義上，有一種女用束身之意，大概王先生以為大家都是束，所以便用了，這是該首譯作最壞，最要不得的地方。

七、第二十七行的“聲聲慢”，原是“詞牌名”，英譯是難，但“聲聲慢”屬長調，李清照有名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便是一首“聲聲慢”，或可譯作 Long Lyric，而非兩個 Slow Slow 可以的。

正如原詩提到的“聲聲慢”，此詩亦屬氣勢纏綿的情詩，長達 38 行，在當代新詩中算是長氣的。譯的馬虎不但未譯出原詩幽幽的情意，而且將原詩善自剪裁成 53 行，零零丁丁的唸不成句的玩意。

秀陶與王先生素不相識，無意謫貶，譯詩本非易事，但除非不動筆，動筆便需勤思考，勤查書不可避難就易馬虎了事。正如前文所言，欺人尚可，自欺何苦？

癡弦大詩人也，這樣的英文譯作叫外國人讀來豈不罵我們中國無人？一首名詩被人拿來輕蔑而馬虎地攪得這樣的一塌糊塗，實在看不過去，乃有此文之作。

#### 非馬三語詩選《芝加哥小夜曲》出版

詩人非馬最近幾年在著作出版方面成果相當豐碩。繼 2011 年由台北的秀威資訊出版的散文集《不為死貓寫悼歌》、2011-2012 年的四卷《非馬新詩自選集》及 2014 年的隨筆集《大肩膀城市芝加哥》之後，去年又由巴黎的索倫扎拉文化學院出版了他的漢法雙語詩選《你我之歌》。擔任法譯的是現任《世界詩人運動組織》的會長、著名法國詩人薩拉西。而非馬翻譯成漢語的薩拉西的詩選《比白天更白天》也相繼在巴黎出版。最近索倫扎拉文化學院又推出了非馬的漢英法對照的三語詩選《芝加哥小夜曲》。該書選收了非馬的詩作 144 首，正如中國評論家朱雙一所說的：“非馬的詩具有極為獨特的藝術風貌，使人一見就認得出，一讀就難以忘懷。平白簡短的幾行，卻似蘊藏無窮的韻味，耐人咀嚼，給人美的享受。”

## 汪國真：中國的麥克溫

◎非馬

2003 年我在珠海的第八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上見到了大陸詩人汪國真，也在一個晚間朗誦會上聽過他的朗誦，但印象不是很深刻。也許那天的聽眾當年輕人不夠多，或參加朗誦的名詩人太多，總之他給了我一個拘謹甚至落落寡歡的印象。後來雖然偶爾讀到他的一些詩，也隱約聽到他在國內所受到的冷熱兩極的待遇，但並沒太加注意。最近聽到他生病去世的消息，又看到網上出現的天南地北界限分明的批評狂潮，不禁想起了今年一月才去世的美國詩人羅德·麥克溫 (Rod McKuen, 1933-2015)。

雖然他們的境遇與成就不同，但這兩位詩人的遭遇何其相似！兩個人都受到年輕人狂熱的喜愛與追捧，他們的書都不可思議地暢銷。在美國，麥克溫的詩選賣掉了破紀錄的六千五百萬冊，遠遠超過美國兩個歷史上最著名的詩人佛洛斯特及艾略特所有詩集的銷數總和，而他自己作曲又自彈自唱所灌製的唱片銷售量更是驚人；在中國，汪國真的第一本詩集據說光是正版便賣掉了六千萬冊，更不去說那無法計數的盜版本。但儘管他們都空前地成功，兩個人卻都得不到主流詩壇或學院派評論家們的認可。許多人鄙夷地說麥克溫的詩太過明朗不夠繁複，糖份太多。1969 年美國的《新聞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稱他為“俗氣大王”。而美國名詩人謝皮洛 (Karl Shapiro, 1913-2000) 更說他的詩“連垃圾都不如”；在中國，汪國真的批判者說他的詩媚俗，都是些沒有生命力的格言警句的分行，九十年代的“汪國真熱”敗壞了時代的品位。詩人歐陽江河更說他的詩，全都是些拼湊出來的“假詩”，完全是對詩的一種毒害。但這兩位被指責的詩人和他們的粉絲們似乎都不把這些批評放在心上。麥克溫認為這些批評同藝評家們對美國畫家諾曼·羅克韋爾 (Norman Rockwell, 1894-1978) 或少數幾個評論家對小說家海明威的攻擊如出一轍，都是為了他們的流行性及普及性而將他們排除在嚴肅藝術家的行

列之外。對於這一點，連詩人奧登 (W. H. Auden, 1907-1973) 都認為是無稽之談。他說麥克溫寫的是“給世界的情書”。汪國真更是老神在在。他說：“你想讓我哭／我卻偏要笑／每一次低我／總使我更高／讚美似露珠／詆毀是肥料／風來樹更長／雨去山愈姣”。

1969 年我選譯了麥克溫在 1966 年出版的詩集《史丹陽街及別的哀愁》在台灣的《笠詩刊》上發表，我在譯後記裡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常想，一個詩人的對象應該是同時代的大多數人。和寡的曲是表達能力不夠的結果，不是高。老希望千百年後在“那遙遠的地方”有那麼個心靈相應，只是奪標無望後想獲得安慰獎而已。詩人不再是預言者，先知，高高在上。他只是一個有人間臭味，是你又是我的平常人。羅德·麥克溫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寂寞與迷失代表了這時代的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寂寞與迷失。正如一個女孩子所說的：“我們能在他的詩裡找到自己，他感覺到我們所感覺的。”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正處於這些寂寞又迷失的粉絲們的年齡，而且剛從台灣現代詩的迷幻困境裡走出來，鄉愁又重，種種因素使我一讀到這些不矯揉做作，直抒胸臆的詩時，不免眼睛一亮，忍不住要把它們翻譯出來，介紹給國內的詩人及讀者們。如果是在今天，我也許還會加上這麼幾句：

雖然我一向主張使用平易近人的口語寫詩，但我要求自己將日常用語加以提煉，精簡與創新。詩的口語化不是把詩牽進幼稚園去唱遊。一窩風用俚語寫詩，同一窩風用謎語寫詩的結果是一樣的：詩壇的偏枯。用表面上淺顯簡潔的形式來表達深刻雋永的內容，是對現代詩人的一個很好也是很有趣的挑戰。

# “詩歌”係個嘛夠嘢

◎佑子

讀文章常常讀到“詩歌”一詞，常常讀到這個仿佛是攔路神一樣的詞，每讀到它就像嚼飯嚼到一粒砂子一樣哽得牙痛。主要的是佑子不了解這個詞，因為這個詞指意不明。到底是詩還是歌呢？詩，佑子略懂一二，歌，也聽人家唱過，但這兩樣東西放在一起指的是什麼呢？複合名詞，比如說“車馬”，是指交通工具，水、土放在一起便指的是自然環境，“槍炮”在一起就泛指武力。那末詩歌在一起指的啥呢？用這個詞的人，雖然“詩歌”、“詩歌”地叫嚷，但有時叫過幾聲而後便只叫詩而不再提歌了。忘了麼？而且從來不見他們單獨談談歌，夠教人納悶了吧！文章中，在他們用詩歌一詞的地方，如果把歌字拔掉，又絕不妨害文意。讀多了這類大作令人得到一個結論，可歸納成下式：

詩歌 = 詩

如果依照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學過的小代數，等號的兩邊同時減去詩，則得

歌 = 0

然而，任是傻瓜也知道這個推算出來的結果，大有問題。歌，這個藝術的一格，這個大工業，一個女子站在台上扭兩下，吼幾聲，灌成亮亮的膠片，聲名、錢財滾滾而來，比那些寫酸文章的人強多了，怎麼會是個零呢？

但凡有點外文知識的人，都知道無論英、法、德、西等文字中，相對於中文的“詩”一詞他們有，相對於“歌”一詞也都有，唯詩歌連在一起的，沒有。

“詩歌”連在一起只有中文才有，只有寫中文的那些黑白不分的秀才們才用。佑子粗淺的了解是：詩，是用文字寫成的，配以樂譜之後才成歌。正如身體要等人死之後才叫作屍，現在“身屍體”一詞，誰懂？

或曰中國自古樂府詩、詞、曲都是可唱的，詩、歌同論有何不宜？然而歌就像人，走路得用兩條腿，一條是文字，一條是音樂。孟德爾孫(Mendelssohn)寫過很多所謂“無言歌”(Song without words)，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也

有，但那是鋼琴的一種曲式，並非真的歌，也沒有那個聲樂家真的拿來唱。中國的歌也不知是什麼原因，可能是由於記譜不夠精確不夠科學，甚至有些歌曲連工尺譜都沒有，僅憑口授，乃至今日古曲皆已亡失，只留下一些文字，亦即歌的獨腿，成為跛歌。今天誰也無法如宋人一樣唱唱〈憶江南〉、〈浪淘沙〉，誰也不知道那些曲調是由那些Do, Re, Mi組成。還歌個什麼呢？佑子想歌也歌不出來了。

而且歌的文字部份，亦即歌詞，多屬嚴格的韻文體，取其字數一定，韻腳整齊。適合音樂部份之對稱、重複及輪迴。今人之詩作，文體由韻文而自由韻文，而無韻韻文乃至散文，絕無規範，離歌日遠乃至斷不能歌矣！雖然仍有些大頭詩人愛用音樂名詞作為詩題，動輒來個什麼“二重唱”、“四重奏”乃至“奏鳴曲”、“遁走曲”不一而足。誰要是真的認為這些大作皆適合曲譜之規則，可以譜之唱之便大錯。佑子讀這類作品，也嘗心中設想標題所示之音樂曲式，結果發現二者全然風馬牛互不相涉，莫名其妙。其實詩要寫得可以入歌，大大不易。宋人評蘇、柳之詞，就文而論蘇高於柳，就協不協音律宜不宜歌唱，則柳強過蘇。像蘇夫子那樣的文豪，所作之詞到唱時還得借助於關東大漢，佐以鐵板銅琶。玄想其聲之粗厲或近乎前幾年美國流行的重金屬(Heavy Metal)樂流吧！

不但協不協音律，合不合調性等等非專業的音樂家不辨，我們中文特有的四聲、平仄更是講求得厲害，歌詞一事難矣哉。走筆至此記起幾則關於歌的故事來。五〇年代台灣流行過一首反共抗俄的歌曲，二拍子，孔武有力。由於政戰機構之推動，一時之間學校唱，軍中唱，連電影院放映前後都唱。如果說凡有井水處皆歌柳詞算得是流行的話，那時的台灣可說是凡有一把嘴的都會唱。然而唱著唱著突然有一天不唱了，不但唱而且政府禁唱，原因是那句一再重

複的“保衛大台灣”聽起來、唱起來就同“包圍打台灣”一樣一毫不爽。又：佑子讀書時，曾寓居台北一個大雜院。隔壁經常雀戰到天光，年青易睡，洗牌打牌都吵不醒。唯四方城的一方是老沈時，他喜歡拉開豆沙喉，聲音又洪，大唱幾聲玫瑰玫瑰真嬌美，玫瑰玫瑰真艷麗……被這副豆沙喉吵醒過幾次之後，有一天我拉著他問：“打牌就打牌，唱什麼玫瑰？”

“哎呀老弟，我那裡是唱什麼玫瑰，我八圈不胡牌，我是唱霉鬼霉鬼真叫霉呵！”

中文因四聲而辨義，一經歌唱，四聲即被樂音取消，平上去入皆不分。寫詩，寫今天風行的啞詩猶還可，寫歌詞可得小心，勿與另意雷同。可見寫詩易，寫歌詞難。分家吧，別再詩歌詩歌地沒完沒了了。歌留給音樂家們去攪，詩人寫詩。

文字入歌不易，入了歌又如何呢？其實文字入歌就如同一個女子嫁給人作妾侍一樣，從此淪為次要，再無獨立人格。音樂才是夫君，才是主宰。

Pavarotti及Callas等人唱起歌來很多人愛聽，然而那些意、法、德等文字有多少人能懂？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有時還要將唱詞譯成英文，用幻燈打在一邊。多數人不屑於看、來不及看、忘了去看，誰管唱詞，音樂好聽，故事佈景人物燈光等等都比唱詞重要。佑子愛看京劇，但對於小生、花旦的唱詞有時真的是一字不懂，不是不懂而是一個字也聽不出來，要經人講解才知道那個旦角唱的是

“蘇三離了洪桐縣，將身來在大街前……”在歌中，詞算什麼，不是極為次要麼？那個自尊的詩人願意自己的作品成為次要？不但作品成為次要，連作者的名字也湮沒無聞。不信有誰記得馬勒的大地之歌的作者是誰，悲多芬合唱交響曲是誰寫的詞？

美國孩子三、五人組成一個班子，能寫時便自己寫，不能寫時便在刊頭報尾出三、五十元，一、二百元徵求，徵求什麼呢？徵詩。中選者得到采金賣斷。與其詩再無關連。孩子們敲敲打打替該詩穿上音樂的外衣，敲不出名也就罷

了，萬一打出名來，上了榜得了個一三幾名，馬上演唱會，灌唱片，名聲財富滾滾而來。那時人們只知演唱者，班子，甚至發行的公司，寫詞的那個詩人早不知死到那裡去了。

然而今天我們仍然隨處讀到詩歌詩歌，頭腦發昏的詩人呶呶不休也還罷了，連原應有細密的思路，銳利的分析能力的詩評家也在那裡黑白不分一鍋煮，詩歌歌詩地纏夾不清。佑子不禁要問：你們所說的“詩歌”不就是詩麼？為什麼要拉個歌來作陪襯呢？你們不敢一個人去找那個女孩子，一定要拉了佑子作陪壯膽麼？佑子沒空，歌要忙著賺錢。以後談詩就光談詩，不要再帶著拖油瓶出嫁了，詩歌歌詩地，“詩歌”到底係個嘛夠嘢？

原刊《新大陸》

1999年10月第54期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普希金 1817 年從皇村學校畢業後，被派到外交部任十級文官——這是級別很低的官位，俄國官吏最低級別是 14 級。

1820 年 4 月 2 日，卡拉津<sup>①</sup>給內務大臣科丘別伊寫信，建議採取措施杜絕自由思想，以保障俄國安全。其中提到普希金等“貴族自由主義者”在皇村學校讀書時曾寫過反對現行制度的政治詩和諷刺高官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本人的諷刺詩。其中最嚴重的是《斯圖爾扎》和《童話 Noël》。《斯圖爾扎》諷刺的是斯圖爾扎。斯圖爾扎是俄國外交官，亞歷山大一世委托他為亞琛會議參與國寫一份關於德國現狀的報告。他在報告裏說德國大學是革命思想和無神論的溫床，主張由警察加以監視。普希金在詩裏說，他是“戴皇冠的大兵”（喻亞歷山大一世的奴才，將遺臭萬年（“得到赫洛斯特拉特<sup>②</sup>的名聲”）或者被刺身亡（“像科策布<sup>③</sup>的下場”）。《童話 Noël》直接諷刺亞歷山大一世。亞歷山大一世 1818 年 3 月在波蘭國會發表演說，允諾在俄國實行憲政，而同年 9 月在亞琛會議上卻同普魯士國王和奧地利皇帝簽署共同宣言，聲稱要維持現行制度，保護各族人民免受“誘惑”。普希金認為沙皇食言自肥，在這首詩裏說他是在講童話，稱他為“遊蕩的暴君”。科丘別伊接到卡拉津的信立即向亞歷山大一世報告。4 月 14（？）—18 日，彼得堡軍事總督米洛拉多維奇接到對普希金進行搜查和逮捕的命令。普希金事先有所察覺，已把涉嫌手稿燒毀，本想抵賴，但米洛拉多維奇問他時，他卻聽從好友格林卡的建議坦誠相待，根據記憶把所有署著他的名字流傳的詩全都寫了出來，並指出哪些是他寫的，哪些不是。米洛拉多維奇果然滿意，當即代表沙皇宣佈對他赦免。米洛拉多維奇向沙皇報告以後，沙皇不滿意，認為不應赦免。沙皇跟恩格哈爾特談話時說：“必須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他那些蠱惑人心的詩傳遍俄國。所有青年都會背誦。

我喜歡他對米洛拉維奇的坦誠態度，但這不能改變事情的性質。”<sup>④</sup>由於普希金的朋友到處托人向亞歷山大一世求情，最後亞歷山大一世下令把他派到基什尼奧夫南俄移民監護委員會任職，同時寫信告訴普希金的未來上司英佐夫將軍派普希金去那裏任職的真實原因。普希金在那裏得到英佐夫將軍的愛護，依然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後來英佐夫將軍被調走，沃龍佐夫接任。1823-24 年冬，普希金追逐新上司沃龍佐夫的夫人。1824 年 4 月，沃龍佐夫以工作不認真、鼓吹自由思想為由給彼得堡高官寫了幾封信，同時也給亞歷山大一世寫信，請求把普希金調走。1824 年 5 月，沃龍佐夫派他到赫爾松、伊麗莎白格勒、亞歷山德里亞三縣去調查滅蝗進展情況，不僅要到縣政府了解，而且要到蝗災嚴重的地方去實地考察。他感到不快。據學者按路程估算，完成這項任務至少需要一個月，他去了頂多五天就回來了，而且也沒有提出書面匯報。<sup>⑤</sup>他已察覺最高層對他不滿，在跟沃龍佐夫一次不愉快的談話之後，便向皇上提出辭呈。辭呈當即被接受並轉往彼得堡。恰在這時莫斯科警察局截獲了他一封自稱迷戀“無神論學說”的信，亞歷山大一世同年 7 月便據此決定把他放逐到母親的莊園米海伊洛夫斯克，由當地警方對他秘密監視。

亞歷山大一世逝世，新皇尼古拉一世 1825 年 12 月登基。普希金在 1826 年 5 月 11 日寫信給尼古拉一世，承認在一封信裏關於無神論的輕浮論斷是錯誤的，表示真誠悔改，絕不再犯，說他患動脈瘤急需治療，請允許他到莫斯科、彼得堡或其他國家治療。信後還附了一份保證書，保證他從未參加而且永遠不會參加任何秘密社團。<sup>⑥</sup>

1826 年 9 月 3 日，尼古拉一世在莫斯科舉行完加冕典禮，9 月 8 日即召見普希金面談。這次面談，尼古拉一世很滿意，便解除了他的流放，允諾給他庇護。此後他的作品由皇上親自審查，不必



經過一般書報審查程序。學者認為，皇上審查比一般書報審查要寬鬆些。

普希金跟沙皇聯繫一般要通過掌管第三廳<sup>⑦</sup>的憲兵司令本肯多夫。通過他給本肯多夫的信，我們可以看到，他不僅每篇作品發表前要送給沙皇審查，甚至連他的一些行動，如從莫斯科要去彼得堡也要請求批准。<sup>⑧</sup>讀這些信，可以看出，普希金時時事事都受到監視。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在創作上發生了明顯的轉變，不再寫以前那種膾炙人口、熱情洋溢的政治詩了。

然而尼古拉一世允諾給普希金庇護也並不是一句空話。

普希金 1825 年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流放時期寫的《安德烈·謝尼埃》<sup>⑨</sup>，1826 年其中有一段被冠以《紀念 12 月 14 日》（12 月 14 日是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被尼古拉一世鎮壓的日子）題目以手抄形式在民間流傳。1827 年，沙皇政府查獲後，對普希金立案審查，普希金不得不在 1827 年一年之內為自己辯白四次——在全集第 10 卷裏還保存著三篇供詞。

這樁案子還沒有完結，1828 年政府又查獲他 1821 年在基什尼約夫時寫的《加百列紀》（«Гавриилиада»）的手抄本。在這首長詩裏，他以浪漫譏諷的手法演繹聖經裏預告耶穌誕生的故事，嚴重地褻瀆了聖經，褻瀆了聖母馬利亞和上帝。普希金不承認是自己寫的。審判委員會把普希金否認是自己寫的供詞呈報給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在普希金的供詞上批示：“着托爾斯泰伯爵召見普希金，以我的名義告訴他，說我了解普希金的為人，**我相信他的話**。但是我希望他協助政府揭露那個寫如此下流的東西並以他的名字加以散佈而侮辱他的人。”<sup>⑩</sup>面對尼古拉一世的信任，普希金認為不應再抵賴，便給尼古拉一世寫信，承認這首詩是他寫的。

這兩樁案子都由尼古拉一世下令，才得以以免受追究。當然要安排警方對他秘密監視，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創作或其他社會活動。

1830 年，普希金受到布爾加林的雜誌《蜜蜂》攻擊時，尼古拉一世還出面保護過他。尼古拉一世在給憲兵司令本肯

多夫的便箋裏說：“我忘了告訴你，親愛的朋友，今天出版的《蜜蜂》上又出現了一篇攻擊普希金的極不公正極其卑劣的文章……因此我建議你召見布爾加林，禁止他今後再刊登批評文學作品的文章，如有可能就禁止他的雜誌出版。”<sup>⑪</sup>

1833 年，普希金寫了一部關於農民起義領袖普加喬夫（1742-1775）的歷史著作，1834 年要出版，照例要給尼古拉一世審查。普希金在 1834 年 1 月 17 日日記裏記載著，尼古拉一世在博布林斯基伯爵家的舞會上跟他談到《普加喬夫》時說：“遺憾，我不知道你在寫他，否則會讓你去找他的妹妹談談——她三週前死在埃林伏要塞裏。”<sup>⑫</sup>在同年 3 月 6 日的日記裏，普希金還記載著，沙皇借給他 20000 盧布供他出版此書用。<sup>⑬</sup>

普希金 1837 年決鬥，重傷不治身亡，沙皇承諾照管他的遺屬。

普希金逝世前給沙皇寫信，請求沙皇寬恕他破壞了禁止決鬥的指令。沙皇給他回信說：“如果上帝不允許我們今世再見面，我就送上我的寬恕，並勸你以基督徒的方式辭世。關於妻子兒女不必擔心，我會照料他們。”<sup>⑭</sup>

普希金逝世以後，沙皇下令：

- 一、替他還清債務；
- 二、替他贖回被抵押的父親莊園；
- 三、付給其遺孀贍養費，付給其女兒贍養費到出嫁為止。
- 四、送其兩個兒子入貴族子弟軍官學校，每人支付 1500 盧布教育費，到供職時為止；
- 五、用公費出版其著作，以資助其遺孀和子女；
- 六、一次性支付 10000 盧布。<sup>⑮</sup>

普希金生前對尼古拉一世給他的恩惠是感激的。這從他 1826 年寫的《斯坦瑟》<sup>⑯</sup>和 1928 年寫的《致友人》可以看出來。在前一首詩裏，他讚美了彼得大帝的美德和政績，勸尼古拉一世向其遠祖學習，要不知疲倦，要剛毅堅定，不要記仇——意思是勸他赦免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這首詩發表後朋友們認為他

在歌頌尼古拉一世。於是他寫了後一首詩。在 1828 年寫的這後一首詩裏，他歌頌了尼古拉一世的政績，說尼古拉一世明面上懲罰，背地裏卻施加恩惠。他說是尼古拉二世解除了他的流放，尊重他的靈感，解放他的思想（Во мне почтил он вдохновение // Освободил он мысль мою）。他心存感激，不能不讚美他，但是他在詩裏說他決不是諂媚者。他始終堅持青少年時期形成的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普希金逝世不久，負責監視他的憲兵司令本肯多夫就說過：“他曾受到皇上許多恩典，但他至死也沒有改變他的行事規則，不過最後幾年表現手法比較謹慎而已。”<sup>⑰</sup>

因反對亞歷山大一世而受到懲處，他在心裏始終不服。在 1836 年寫的生前沒有發表的《紀念碑》一詩裏，他就說過：“我給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通往它的路上人跡將永遠不絕。／它自豪地昂著不肯屈服的頭顱，／把亞歷山大的紀念石柱狠狠地壓過。”但是他不希望兒子走自己的路。在 1834 年 4 月 22 日給妻子的信裏，他說：“看我們的小薩沙<sup>⑱</sup>將來跟他的皇族同名人和諧相處吧；我跟自己的同名人名<sup>⑲</sup>沒有相處好。但願上帝不要叫他步我的後塵去寫詩，去跟皇帝爭論！”

註：

① Н. В. Каразин (1873—1842) 俄國學者，工程師，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哈爾科夫大學創辦者。他的這封信是後人在檔案裏發現的。

② 赫洛斯特拉特 (Herostratus) 古希臘人，為了出名於紀元前 356 年燒毀古代藝術傑作阿泰密斯神廟，喻為出名而不擇手段的人。

③ 科策布 Kotzebue, Augus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因支持斯圖爾扎對德國大學的看法而被德國一大學生刺殺。

④ 詳見 Ц я в л о в с к и й М. А. Лег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 С. Пушкина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91. - <http://feb-web.ru/feb/pushkin/191-abc/191-196-.htm>。

⑤ Г. П. СЕРБСКИЙ ДЕЛО “О САРАНЧЕ” . <http://feb-web.ru/feb/pushkin/serial/v36/v36-275-.htm>。

⑥見俄文蘇聯科學院 1949 年版《普希金全集》第 10 卷。

⑦沙皇直轄的情報機構。

⑧見 1827 年 4 月 24 日給本肯多夫的信，載俄文蘇聯科學院 1949 年版《普希金全集》第 10 卷。

⑨此詩有陳殿興譯文，載美國《新大陸詩雙月刊》2012 年 12 月第 133 期，譯文註釋裏對這個案件有比較相盡的介紹。在 <http://ww.newworldPoe.com> 可以查到。

⑩ <http://lepo.it.da.ut.ee/~pavel/russk/004nikp2.htm>。П.А. 托爾斯泰伯爵是《加百列紀》案審判委員會主席，時任彼得堡和喀喇施塔得駐軍總司令。

⑪ Николай I. Гоголь. ?Ревизор? ПИТЕРБУРСКИЙ ЖУРНАЛ No.32, 2003. <http://ptzh.theatre.ru/2003/32/34/>。

⑫見俄文蘇聯科學院 1949 年版《普希金全集》第 8 卷。註釋裏說，死的不是普加喬夫的妹妹，而是他死於 1833 年 4 月 5 日的最後一個女兒。

⑬見俄文蘇聯科學院 1949 年版《普希金全集》第 8 卷。

⑭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ушкин,Александр\\_Сергеевич](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ушкин,Александр_Сергеевич)。

⑮同 14。

⑯俄文 Стансы 的音譯，是一種詩體，每段四行，每段含一個完整的意思。

⑰ <http://kritix.ru/religion-and-atheism/342-ateizm-pushkina>。

⑱薩沙的大名是亞歷山大，皇族同名人指未來皇帝亞歷山大二世。

⑲指亞歷山大一世，普希金的名字也是亞歷山大。

在當代都市化詩人中，菲立普·萊文（Philip Levine, 1928-2015）是精粹的一位。他深入工人階層，關心他們的生活與命運。很可惜他於今年四月因胰臟癌去世，享年八十七歲。他是繼承惠特曼與威廉斯特質的一位詩人，出生於底特律汽車工業城的中心，父親是中產階級的猶太裔俄國移民。母親是個書商，因丈夫早喪，留下兩個兒子（孿生），加上其時經濟不景，家境愈益貧困。

他因此同情工人。在童年時極為留意西班牙內戰。他一向在汽車廠內工作，在三十多歲才於韋恩州立學院拿到畢業證書（那時韋恩學院還未成為綜合的高級的學府），他只有加入一函授學校拿到了碩士。他評英國詩人濟慈的畢業論文表現出了他為工人和失業遊民的政治浪漫和美國實現主義，他後來的成就包括：1957 年在愛荷華大學取得美術碩士、在多所大學任教師、獲全國圖書評論家協會獎（1980）和兩次國家圖書獎（1980、1991）。

其實萊文成為詩人是大約在三十歲時才開始的，那時他認識了洛威爾和猶太裔詩人貝里曼，後者給他的影極深。其他的詩人有查士特斯、廉珀和伊沃爾·曼特斯等。1958-1992 年，他執教於加州弗雷斯（Fresno）州大而成為弗雷斯派詩人中心的主要人物。

他的作品有：《失落的名字》（1976），是描寫黑人和白種主人的關係及命運、《他們吃，他們的威勢》（1972）、《詩集》（1984）。萊文小時便離開了家鄉而對美國的大都市有敵意，他的作品顯得憂鬱，也不喜傳統的音步和形式，意象具體，無濫情。他對被壓迫者的同情是最有共鳴的。有人認為萊文對納粹德國集中營奧斯威辛（Auschwitz），用於消滅歐洲猶太人事件的悲情而為人類大眾向神祈求的表現，使他成為一位宗教詩人。

他的一本詩集很為評論界所稱道，標題詩的口語生動活潑。詩評家弗里伯特（Friebert）認為那是“我們的時代最受

讚美的詩篇之一”。

他們吃，他們威勢

從粗麻布袋、從黃油、  
從黑豆和暗灰色麵包、  
從滿腔憤怒、烏亮的骯髒、  
從雜酚油、汽油、驅動油、木杵之中，  
他們的威勢產生了。

從灰色小山似的  
工廠倉庫，從雨，從乘公共汽車，  
從西弗吉尼亞至吻我屁股，從埋葬的大媽們、  
母親們，她們麻木像樹樁，從樹樁、  
從骨頭需要加強肌肉需要伸展之中  
他們的威勢產生了。

地球正吃樹林、籬笆樁、  
壞汽車，地球正邀請她的小客人：  
“回家，回家吧！”從豬羶丸，  
從豬被迫上死路的暴行，  
從毛耳梨朵和靜止時，  
從肚皮燙下來的垂肉，從目的之中  
他們的威勢產生了。

（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譯）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編輯筆記

由於有不少詩友來信詢問上期編者發表的〈馬白〉詩中提到佑子先生所寫的一篇〈“詩歌”係個嘛夠嘢〉文章，想一探究竟。編者竊喜之餘，一查該文發表於本刊1999年10月第54期，距今已經一十六年，唯重讀後發覺作者對“詩歌”一詞的分析及質疑仍然精闢有力！編者一方面感嘆自己識淺詞窮，多年來的孜孜不倦（或曰喋喋不休）收效甚微；另一方面認為有重刊此文之必要，一來解諸來信詩友之惑，二來讓堅持“詩歌”的詩友有機會再一次省思這一不知所謂的名稱，是否僅是詩人潛在的迎合當前大眾重歌輕詩口味的功利企圖？

喜歡讀詩的人大概鮮有未讀過里爾克的，而讀過的大概也鮮能讀到一兩首好的中譯。詩人秀陶過去在本刊發表過一些里爾克的中譯，拿他自己的話來說：“秀陶譯的能教人看得懂。”本期起連載的《最好的里爾克》將提供最佳佐證。

感謝詩人白頻代組本期“遼寧綏中詩群詩稿”。我們並歡迎詩人們代組世界各地具特色的詩輯，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四十餘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編者藉此機會說幾句詩外之話：抗戰守土死難無數，今天有誰記得這些人的名字？華盛頓有越戰紀念碑！緬甸有日軍戰馬之墓！抗戰主力孰是，兩岸應據史實，建一座不分黨派的紀念碑，盡可能將所有為國捐軀者的名字鐫刻其上，讓世世代代的中國人緬懷他們！讓世人清楚看到日本人篡改歷史、反諷網以日“治”換日“據”背後的荒謬和無恥！

## 詩訊

第16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經於7月15-20日在廣西南寧和桂林成功舉辦。

旅居美國詩人蔡克霖主編的《休斯敦詩苑》第二期已在美國出版。2016年第三期，文稿正在邀約中。

詩人楊于軍偕女兒於7月15日抵美國訪遊東西兩岸多地，預計到8月10日才回國。

詩人羅青《羅青詩集》捷克文經已出版。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好詩·第一季”在北京隆重首發，一次性推出10位優秀詩人的10本詩集。

山東省東阿縣委宣傳部主辦，東阿縣文聯、東阿古膠阿膠系列產品股份有限公司承辦的“曹植文學獎”，今年以“印象東阿”為主題的“古膠阿膠杯”大賽公開徵集散文、詩、故事傳說及小說等作品。稿件請寄：電郵 [dongewenlian@163.com](mailto:dongewenlian@163.com) 或山東省東阿縣文聯郵編252201，截稿時間至2015年9月10日為止。

河南詩人石群良詩集《在春天裡行走》已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由詩人峭岩、王耀東作序。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4.95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五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七七蘆溝橋，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蘋果、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